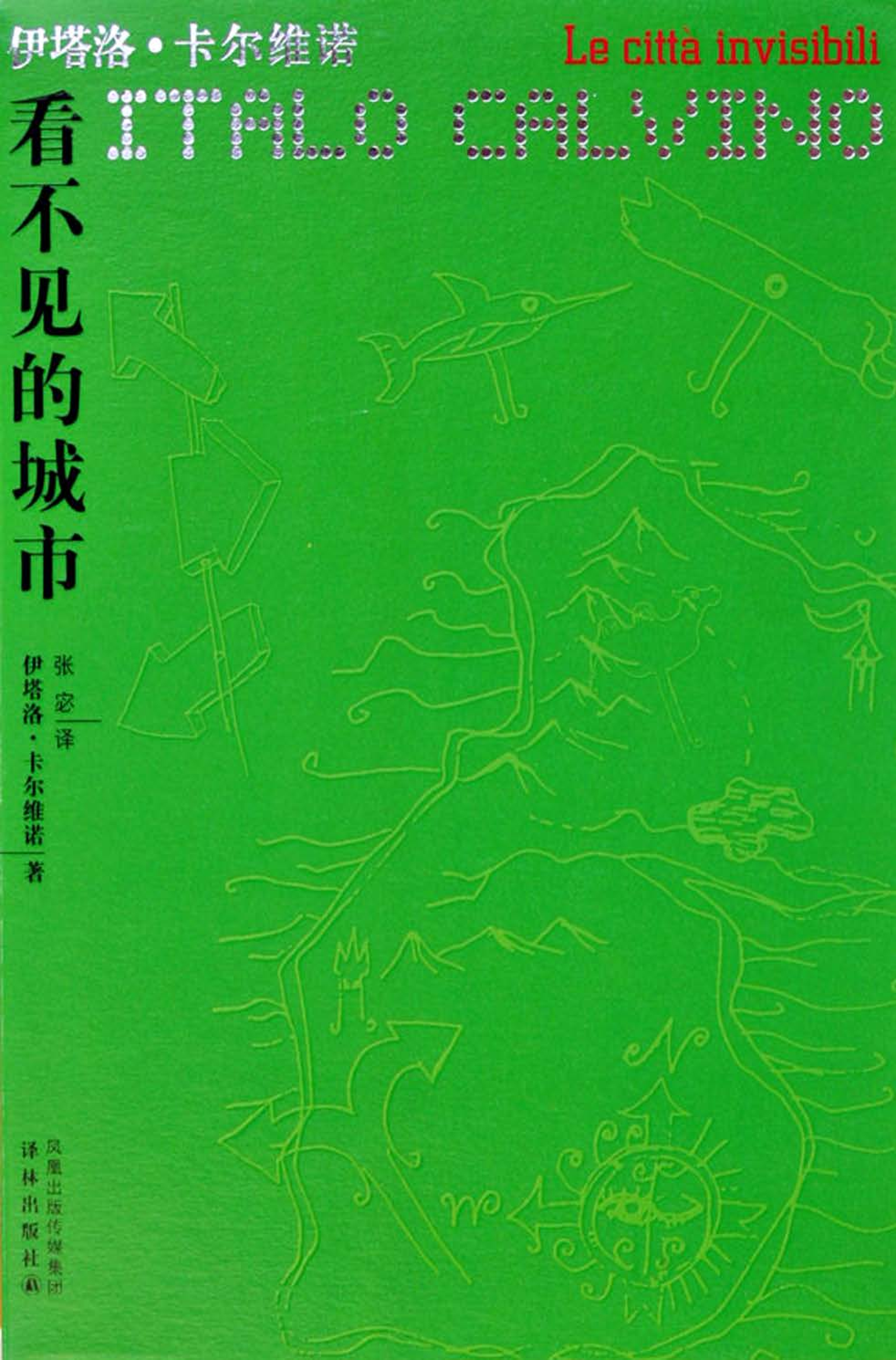

伊塔洛·卡尔维诺
Le città invisibili
ITALO CALVINO
看不见的城市
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张宓 译
译林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LE CITTÀ INVISIBILI · ITALO CALVINO

伊塔洛·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

张 宓／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城市 /（意)卡尔维诺著；张宓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8
（卡尔维诺作品集）
ISBN 7-5447-0060-7

Ⅰ．看… Ⅱ．①卡… ②张… Ⅲ．中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Ⅳ.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6273 号

Le città invisibili

登记号 图字：10-2005-296 号

书 名	**看不见的城市**
作 者	[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 者	张 宓
责任编辑	陆志宙 陆元昶
原文出版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Milano, Italia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
插 页	2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447-0060-7/I·46
定 价	1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版是在1972年11月由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从1972年底到1973年初，卡尔维诺曾在多家报纸的文章和访谈中谈到它。

下面用卡尔维诺1983年3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硕士班的一次讲座中的文字，来介绍“奥斯卡”丛书中的这个新版。讲座原为英文，这里用的是意大利文本，它是以1972到1973年的两次访谈为基础的，并且大部分在意大利没有发表过。(这篇讲稿后来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为题，发表在美国的文学刊物《哥伦比亚》1983年第8期上，第37页到第42页；意大利文本的一些部分以“幸福的和不幸的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发表在1972年12月的《意大利时尚》第253期上，第150页到第151页。)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我给它们每一个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本书是由一些短小的章节构成的，每个章节都应提供机会，让我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

这本书每次只产生一小段，并且间隔的时间也长，就像是我跟随着各种各样的灵感而写在纸上的诗。我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的：我有许多文件夹，里面放着我根据那些在我头脑中萦绕的思绪而偶尔写出的纸页，或者只是我想要写的东西的简要记录。我的文件夹中有一个专用于物体，一个专用于动物，一个专用于人物，一个专用于历史人物，还有一个专用于神话中的英雄；我有一个关于四季的文件夹和一个关于五种感觉的文件夹；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汇集了有关我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和风景的纸页，而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则是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当一个文件夹渐渐被纸装满时，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从这里提取出来的那本书了。

就这样，最近这些年里我一直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我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曾有一个时期我把这些城市比做繁星密布的天空，而在另一个时期我总免不了要谈到每天从城市中泛滥出来的废物。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本日记，

记录下我的心情与思考；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我当时读的那些书，我参观的那些艺术展览，与朋友们的那些交谈。

但是所有这些纸页合在一起还没有形成一本书：一本书（我相信）是某种有开始有结尾的东西（即使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空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你们中的某个人会对我说，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一部有情节的小说，却并不适用于一本像这样的书，人们应该像读诗、散文或至多是像读短篇小说一样读这本书。那么，我想要说，即使是一本这样的书，由于要成为一本书，它就应该有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其中发现一个情节，一个旅程，一个结论。

诗的书我从来没有写过，但短篇小说的书我写过多本，当时我发现自己面对要给那些单独的篇章排序的难题，这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这一次从一开始我就在每页纸的顶头加了一个系列标题："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第四个系列我曾经起名为"城市与形式"，这个标题后来显得太普通了，于是最终被分配到另外三类里去了。有一段时间，在继续往下写的同时，我在增多系列、或是将系列减到极少（最前面

的两个系列是基本的)、或者使它们全部消失之间举棋不定。有许多片段我不知如何将它们归类，于是我寻找新的定义。我将那些有点抽象的空幻的城市编为一组，后来我称这一组为“轻盈的城市”。有一些城市我将它们定义为双重的城市，后来我认为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到其他的组里。另一些系列，在开始时没有预见到，到最后跳了出来，我把按别的方式分类过的、特别是像“回忆”和“欲望”那样的片段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城市与眼睛”(其特点是其视觉属性)和“城市与贸易”，这是以交换为特征的:记忆、欲望、路程、目的地的交换。“连绵的城市”和“隐蔽的城市”，这却是我“故意”写的两个系列，也就是说，在我已经开始明白应该给予这本书以形式和意义时，就带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正是在我堆积的材料的基础上，我研究最好的结构，因为我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替，相互交织，而同时，这本书的旅程又不过多地脱离时间的顺序，那些单独的片段都是按这个时间顺序而写的。在结尾时，我决定将自己固定在十一个系列，每系列五个片段，这些片段被重新组合进由不同系列的片段构成并且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各个系列进行相互交替的方式是尽可能最简单的，尽管有人在这里做过大量的研究以解释它。

我还没有说出我在一开始就应该说的话:《看不见的城市》就像是由马可·波罗向鞑靼人的皇帝忽必烈汗所作的一系列的旅

行汇报。（在真实历史中，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是蒙古人的皇帝，但可马·波罗在他的书中称他为鞑靼人的大汗，而这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下来。）我并不打算追寻这位幸运的威尼斯商人的旅程，他在十三世纪一直到达了中国，然后从那里作为大汗的使者访问了远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现在，东方是一个已经留给专业人士的主题，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士。但是在所有的世纪里，有一些诗人和作家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启发，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获得启发一样：柯勒律治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中，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中，布扎第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只有《一千零一夜》能够肯定自己有一个相同的使命：这部书变得就像是一些想象出来的大陆，在这里，另一些文学作品找到它们的空间；这是些"别处"的大陆，在今天，"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

这个忧郁的皇帝，他明白他的无边的权力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一个幻想的旅行者在向他讲述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例如一个微小的城市，它越来越大，最后成为由众多正在扩张的同心城市构成的城市，一个悬在深渊上的蜘蛛网城市，或者是一个像莫里亚纳一样的二维城市。

在这本书每一章的前面和后面都另有一段文字，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评论。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第

一个片段是我为第一章而写的，只是到后来，当我面对那些城市时，我才想到其他那些章的这种片段。或者不如说，第一个片段我付出了很多劳动，并且剩余了很多材料，于是到了某个时刻，我将这些剩余材料（使节们的言语，马可的手势）的各种变体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谈话。随着我继续写城市，我展开了关于我的劳动的思考，也就是马可·波罗和大汗的评论，而这些思考每个都是来自其自身；于是我试图让每一篇谈话自己进行下去。这样我就有了另一批材料，我努力使它们与别的材料平等地进展下去，并且在这里，我做了一点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蒙太奇，这就是，某些对话中断，然后重新开始，总之，这本书是同时在辩论和诘问中进行的。

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从某个身为城市规划专家的朋友那里，我听说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他们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背景是相同的。但并不是仅仅到了快要结束时，“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才在我的书中出现；那似乎是对一个古老城市的回忆的东西，只是因为被与眼前的今天的城市一同去想和写，才有了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

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过于巨大的城市的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特大城市”，也就是正在覆盖全世界的连续的、单一的城市图景，也统治着我的书。但是，预言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书已经有很多了，再写一本将是同义重复，再说也不属于我的性格。我的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要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正如所有的经济史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我的书在幸福城市的图画上打开并合上，这些幸运城市不断地形成并消失，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

几乎所有的评论都针对这本书的最后那句话：“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由于这是最后的几行，所有的人都将它视为结语，“寓言的寓意”。但这是本由多面构成的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结

语，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并且也有不少简洁或简明的寓意。当然，如果这一句是在书的结束时发生的，这并不是偶然，但我们开始说，这最后的小章节有一个双重的结语，它两方面的组成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我们也不能放弃寻找它）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另外：这只是大汗地图册上“斜体字”的最后部分，这种一直被评论者们所忽视的文字从第一个片段到最后一个片段，所做的只是向这整本书推荐各种可能的“结论”。但是还有另一种途径，这种途径认为一本对称的书的意义要在书中寻找：有一些心理分析的批评家在马可·波罗对威尼斯的回忆中找到了这本书的深深的根，而马可·波罗的回忆就像是对记忆的最初原型的回归；而结构符号学的研究者们则说应该在这本书的正中心点寻找：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存在的图像，名叫宝琪的城市①。在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作者的意见是多余的。这本书，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差不多是自行完成的，只有文字本身能够允许或排除这种或那种阅读。第五章在这本书的中心展开了一个轻的主题，它与城市主题奇异地联合在一起，作为和其他读者一样的读者，我可以说在这一章里有某些片段，我认为是较好的，就像是幻想的物象，也许这些更加纤

---

① 在这里，关于心理分析的批评，卡尔维诺提到的是在书目中所引的G. 波努拉的评论；关于符号学的批评，提到的是保罗·法布里的评论。——编注

细的形象（“轻盈的城市”或其他）是这本书最为闪光的地带。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一





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走访过的城市时,忽必烈汗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鞑靼君王听我们这位威尼斯青年的讲述,要比听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报告都更专心,更具好奇心。在帝王的生活中,总有某个时刻,在为征服的疆域宽广辽阔而得意自豪之后,帝王又会因为意识到自己将很快放弃对这些地域的认识和了解而感到忧伤和宽慰;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在黄昏时分袭来,带着雨后大象的气味,以及火盆里渐冷的檀香木灰烬的味道;会有一阵眩晕,使眼前绘在地球平面图上的山脉与河流,在黄褐色的曲线上震颤不已;会将报告敌方残余势力节节溃败的战报卷起来,打开从未听人提过姓名的国王递来的求和书的蜡封,他们甘愿年年进贡金银、皮革和玳瑁,以换取帝国军队的保护:这个时刻的他,会发现我们一直看得珍奇无比的帝国,只

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其腐败的坏疽已经扩散到远非权杖所能救治的程度,而征服敌国的胜利反而使自己承袭了他人的深远祸患,从而陷入绝望。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依稀看到那幸免于白蚁蛀食的精雕细刻的窗格。

城市与记忆 之一

从那里出发,向东方走三天,你会到达迪奥米拉,这城市有六十个银色的圆屋顶,诸神的青铜塑像,铺铅板的街道,一个水晶剧场,还有一只金鸡在塔楼顶上每天报晓。旅客们对这些美景都很熟悉,因为他们在别的城市也见过。然而这座城市的独特品质在于,倘若在九月的黄昏来到此地,白昼渐短,你就会看到炸食店门口同时亮起多彩的灯光,听见某处凉台上传来女人的叫声:啊!真让人羡慕那些人,他们觉得自己曾经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并且在那时是幸福的。

城市与记忆 之二

一个人长时间骑马行走在丛莽地区，自然会渴望抵达城市。他终于来到伊西多拉，这里的建筑都有镶满海螺贝壳的螺旋形楼梯，这里的人能精工细作地制造望远镜和小提琴，这里的外来人每当在两个女性面前犹豫不决时总会邂逅第三个，这里的斗鸡会导致赌徒之间的流血争斗。在他盼望着城市时，心里就会想到所有这一切。因此，伊西多拉便是他梦中的城市，但只有一点不同。在梦中的城市里，他正值青春，而到达伊西多拉城时，他已年老。广场上有一堵老人墙，老人们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他和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当初的欲望已是回忆。

城市与欲望 之一

关于多罗泰亚可以有两种说法:你可以说,城墙上高耸着四座铝质塔楼,七个城门口装有弹簧控制的吊桥跨越护城河,河水流进四条绿色的运河,把城市纵横划分成九个区,每个区有三百所房屋和七百个烟囱。每个区的婚龄少女都要嫁给其他区的小伙子,双方父母要交换各自专有的商品——香柠檬、鲟鱼子、紫水晶——以此为基础,就能推导出整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你也可以像把我带到那里的赶骆驼的人一样说:"我很年轻时来到这里,那天早上,许多人匆匆赶往集市,女人都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直率地望着我的眼睛,三个士兵在高台上吹着小号,到处是车轮滚滚,到处是彩旗飘飘。在那以前,我只知道荒漠和商队车路,而那个多罗泰亚的早上使我觉得今生今世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感受。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的目光又回头审视荒漠和商队车路;而我现在知道,这只是那个早上让我走进多罗泰亚的许多道路中的一条。"

城市与记忆 之三

至高无上的忽必烈汗啊,无论我怎样努力,都难以描述出高大碉堡林立的扎伊拉城。我可以告诉你,高低起伏的街道有多少级台阶,拱廊的弧形有多少度,屋顶上铺的是怎样的锌片;但是,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构成这个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灯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位者来回摆动着的双脚与地面的距离;系在灯柱与对面栅栏之间的绳索,在女王大婚仪仗队行经时如何披红挂彩;栅栏的高度和偷情的汉子如何在黎明时分爬过栅栏;屋檐流水槽的倾斜度和一只猫如何沿着它溜进窗户;突然在海峡外出现的炮船的火器射程和炮如何打坏了流水槽;鱼网的破口,三个老人如何坐在码头上一面补网,一面重复着已经讲了上百次的篡位者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女王的私生子,在襁褓里被遗弃在码头上。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对今日扎伊拉的描述,还应该包含扎伊拉的整个过去。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城市与欲望 之二

一直向南走上三天,你就会到达阿纳斯塔西亚。这座城里有许多渠道会聚在一起,空中有许多风筝飞翔。我应该开列一个在这里能买到的上好货品的单子: 玛瑙、石华、绿玉髓及各种其他的玉髓;我应该赞美那用陈年的香桃木烤熟的、涂满大量牛至的金黄色的野鸡;还应该提到那些在花园水池里沐浴的女人,据说她们有时还邀请过路者脱掉衣服,跟她们一起在水里追逐嬉戏。不过,所有这些还并非城市的真正本质所在:因为对阿纳斯塔西亚的描述,只能唤起你的一个个欲望,再迫使你把它们压下去,而某天清晨,当你在阿纳斯塔西亚醒来时,所有的欲望会一起萌发,把你包围起来。这座城市对于你好像是全部,没有任何欲望会失落,而你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由于她欣赏你不欣赏的一切,所以你就只好安身于欲望之中, 并且感到满足。阿纳斯塔西亚,诡谲的城市,拥有

时而恶毒时而善良的力量:你若是每天八个小时切割玛瑙、石华和绿玉髓,你的辛苦就会为欲望塑造出形态,而你的欲望也会为你的劳动塑造出形态;你以为自己在享受整个阿纳斯塔西亚,其实你只不过是她的奴隶。

城市与符号 之一

你在树木与石头之间一连数日行走。你的目光很难停留在一个物体上，只是在认出它是表明另一事物的符号时才会驻目观察：沙上的足迹说明曾有老虎经过；一片沼泽说明有一脉水流相通；木芙蓉花意味冬季的结束。其余的一切都是寂静无声的，可以互相替换的；树木和石头只是树木和石头。

旅途终于把你带到了塔马拉。你沿着两边墙上挂满招牌的街巷走进城市，眼中所见的不是物品，而是意味着其他事物的物品的形象：牙钳表示牙科诊所，陶罐表示酒馆，戟代表卫队营地，天平代表蔬菜水果铺。雕像和盾牌上描画着狮子、海豚、塔楼和星辰：是以狮子、海豚、塔楼或星辰为符号的某种东西。还有禁止在某处做某事的标志（车辆不得进入小巷，不得在凉亭后面解手，不得

在桥上垂钓),以及某些准许做的合法行为(给斑马饮水,打木球,焚烧亲友尸体)。在寺庙门口,能够看到各种神灵的雕像,都带有特殊的象征:羊角、沙漏、水母,信徒可以借此辨认神灵,并向它们正确地倾诉祷告。如若一座建筑没有招牌或什么形象标志,那它的形式本身和在城里的位置就足以说明它的职能:王宫、监狱、铸币厂、学校、妓院。就连商贩在货摊上陈放的商品的价值也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作为符号代表其他什么东西:绣花的护额带代表典雅,镀金的轿子代表权力,阿威罗伊的书卷代表学识,脚镯代表淫逸。你放眼打量街巷,就像翻阅写满字迹的纸页:城市告诉你所有应该思索的东西,让你重复她的话,而你虽以为在游览塔马拉,却不过是记录下她为自己和她的各部分所定下的名称。

无论在这些林立的招牌下城市包含或隐藏着什么,当你离开塔马拉时,你都不会了解她的真实面貌。城外空旷的土地铺向远方的地平线,无际的天空,朵朵白云流过。偶然的机缘和风儿给了云朵形状,你已经在辨认它们的轮廓:一艘帆船,一只手,一头大象……

城市与记忆 之四

在六条河流与三座山脉的那边就是左拉,这是一座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终生难忘的城市。这并不是因为她能像其他值得记忆的城市一样给人留下什么不同寻常的印象,左拉的独到之处在于能一点一滴地留在你的记忆中,那些连贯的街巷,街道两旁的屋宇,房屋的门窗等等,虽然并不显得特别漂亮或罕见,却都能占据你的记忆。她的秘密在于能使你的目光浏览其一幅幅画面的方式,就像在读一部乐谱,任何一个音符都不能遗漏或移动。熟悉左拉每一个角落的人在晚上睡不着觉时,可以想象自己走在左拉的街上,依次记起大铜钟、理发店的条纹窗帘、九眼喷泉的水池、天文馆的玻璃塔楼、卖西瓜的货亭、隐士与雄狮的雕像、土耳其浴室、街角的咖啡店、通向海港的小巷。这座城市无法让你从记忆中抹去,就像一套盔甲或一个蜂巢,在每一个小窝里都能贮存想要记住

的东西:杰出人物的姓名、品德、数字、植物与矿物的分类、战役的日期、星座和名言片段。在每个观念和每条路线的转折点之间,你都能确立帮助唤起你记忆的相似或相对立的关系。于是,世界上最博学的人就是把左拉印在记忆里的人。

但是,我要登程走访左拉却是徒劳的:为了让人更容易记住,左拉被迫永远静止不变,于是就萧条了,崩溃了,消失了。大地已经把她忘却了。

城市与欲望 之三

到苔斯皮那去有两条途径:乘船或者骑骆驼。这座城市呈现给从陆路和海路而来的人不同的风貌。

在高原上赶骆驼的人,看到地平线上出现的摩天大厦的尖顶、雷达的天线、随风飘动的红白两色的风向袋和冒着烟雾的烟囱,就会想到一条船,明知是一座城市,也还是把她看做将自己带离荒漠的一条船:一条即将解开缆绳的帆船,尚未全部打开的帆已经鼓满了风;或者是一条汽船,龙骨上的锅炉已经在震动;他会想到所有的海港,想到起重机在码头上卸下的外国货,想到各国水手们在酒馆里用酒瓶相互敲打脑壳,想到楼房底层亮着灯光的窗口,每个窗口都有一个正在梳妆的女子。

在迷雾缭绕的海岸,水手辨认出正在一摇一摆行进着的骆驼的轮廓,带着斑点的两座驼峰之间是流苏闪亮的绣花鞍垫,他明知

这是一座城市,却仍然把她看做一头骆驼,身上驮满大大小小的酒囊、蜜饯果脯、枣酒和烟叶,甚至已经看见长长的商队离开海边的沙漠,走向错落起伏的棕榈树阴下的淡水绿洲,走向墙壁刷成白色、庭院铺满瓷砖的宫殿,赤脚的舞女们摇动着薄纱下时隐时现的手臂。

每个城市都从她面对的荒漠获得自己的形状;于是,赶骆驼的人和水手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处在沙的荒漠与水的荒漠之间的苔斯皮那。

城市与符号 之二

从吉尔玛城归来的旅人，都带了不一样的记忆:一个盲眼黑人在人群中大喊大叫,一个疯子在摩天大厦的楼顶飞檐上摇摇欲坠,一个女孩牵着一头美洲豹散步。其实,许多手持棍杖敲打着吉尔玛石子路面的盲人都是黑人,每座摩天大厦上都有人在变疯,所有疯子都在摩天大厦的飞檐上消磨时光,也没有哪头美洲豹不为任性的女孩子所饲养。这是一座夸张的城市:不断重复着一切,好让人们记住自己。

我也从吉尔玛回来:我的记忆还包括与窗子平齐的四处飞行的飞艇,开满为水手文身的店铺的街巷,挤满肥胖妇女的闷热的地下列车。然而与我同行的旅伴们却发誓说,只见过一艘飞过城市塔尖的飞艇,只见过一个文身匠在收拾长凳上的钢针墨水和文身图案,只见过一个胖女人在月台上为自己扇着风。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符号,以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轻盈的城市 之一

伊萨乌拉,千井之城,据说建在一个很深的地下湖上。只要在城市范围之内,居民们随便在哪里挖一个垂直的地洞就能提出水来:城市的绿色周边正是看不见的地下湖的湖岸线,看不见的风景决定着可视的风景,阳光之下活动着的一切,都是受地下封闭着的白垩纪岩石下的水波拍击推动的。

结果,伊萨乌拉就有两种宗教形式。一些人相信,城市的神灵栖息在给地下溪流供水的黑色湖泊深处。另一些居民则认为,神灵就住在系在绳索上升出井口的水桶里,在转动着的辘轳上,在水车的绞盘上,在压水泵的手柄上,在把水井管里的水提上来的风车支架上,在打井钻机的塔架上,在屋顶的高脚水池里,在高架渠的拱架上,在所有的水柱、水管、提水器、蓄水池,乃至伊萨乌拉空中高架上的风向标上。这是个一切都向上运动着的城市。

被派到边疆省份巡查的使节和税务官准时回到蓟门府[1],立即到木兰花园朝见可汗,忽必烈一边在木兰树阴下散步,一边听取他们的长篇报告。使节中有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土库曼人;皇帝对于他的每一个臣属来说都是外国人,而只有通过外国人的眼睛和耳朵,帝国才能向忽必烈汗表明自己的存在。使节们用可汗听不懂的语言,禀报从他们也听不懂的语言那里得来的消息:浓重含糊刺耳的声音吐露出帝国征收了多少赋税,被撤职和处死的官吏的姓名,天旱时引水灌溉的运河有多长多宽。但是,年轻的威尼斯人在上奏时却与皇帝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马可·波罗刚来不久,还不懂东方语言,只能靠手势、跳

① 原文作Kemenfù,应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hemeinfù。——编注

跃、惊奇或惊恐的叫声、鸟兽的叫声或从行囊里掏出的物件来表达:鸵鸟毛、投石枪、石英,把它们像下棋一样摆在面前。每当完成忽必烈的使命归来,这位机灵的外国人都会演出即兴哑剧,让皇帝揣摩:第一座城市是一条鱼逃离了鸬鹚的长嘴,却又落入了鱼网;第二座城市是一个赤条条的男子跳过火堆,竟安然无恙;第三座城市是一个骷髅头,发绿霉的牙齿咬着一颗圆圆的白色珍珠。可汗能看懂他的手势,却弄不清它们跟他所到城市之间有何关系;他不明白马可究竟想说明旅途中的奇遇,还是想讲述某城的创建者的业绩,还是转达占卜者的预言,还是隐喻人名的字谜或画谜。不过,不论寓意晦涩还是清晰,马可展示的所有物品都有一种象征的力量,谁看过一次都不再忘记,也不会混淆。在可汗的头脑中,帝国是由沙粒一样的短暂易逝的能互相更换的数据构成的荒漠,而沙堆上出现的,就是威尼斯青年的字画谜里的城市和省份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巡视,马可·波罗掌握了鞑靼人和其他民族与部落的语言。现在,他的报告是可汗听到的最精确最详细的报告,能完全满足可汗的一切疑问与好奇。然而,每当得到关于某地的新消息,皇帝都会想起当初马可做过的手势或展示的物件。新消息从象征中得到新的意义,又同时给象征增添新的意义。忽必烈想,也许帝国只是头脑里精神幻觉中的一幅黄道十二宫图。

“到我明白了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呢?”

“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就将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

二





“其他使者都给我提出关于饥荒、舞弊和犯罪阴谋的警告，或者报告新发现的绿松石矿、价格合算的貂皮，或提议购买镶嵌宝石的刀剑。而你呢？”可汗向马可发问，“同样是从偏远的地方归来，你却只会告诉我某人晚上坐在自家门槛上乘凉时想些什么。你的跋山涉水究竟有何用？”

“此刻是晚上，我们坐在皇宫的台阶上吹风，”马可·波罗回答，“不管我的话能唤起你对哪个地方的想象，你都会处在自己的位子上，作为观察家来看它，即使在皇宫里，也能看到木桩上建造的村庄，也能感到带有河口海湾泥腥气味的微风。”

“我承认，我的目光是那种凝神沉思者的目光。可你的呢？你走遍诸海群岛与冰封的苔原，越过崇山峻岭。可你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说出这些话。”

威尼斯人很清楚,忽必烈之所以生他的气,是因为想更好地跟上他的思路;而他的回答与争辩都正是可汗头脑中那些话语的一部分。换言之,他们二人之间无论是大声谈论,还是继续无言静默,其实都是一样的。事实上,他们沉默着,半闭双目,躺在吊床的软垫上摇摇晃晃,吸着玛瑙嘴的长烟斗。

马可·波罗想象着自己回答(或者忽必烈汗想象着他的回答)说,越是在远方城市陌生的小区里迷失方向,就越能了解为到达该城所经过的那些城镇,再回首追溯旅程各站,重新认识当初起航的海港和年轻时所熟悉的地方,孩提时终日奔跑过的威尼斯的小广场和自家周围的一切。

这时,忽必烈汗打断马可或想象着打断他,或者马可想象着被可汗的提问打断:"你前进的时候总是回头向后看吗?"或者:"你所见过的一切总在你的背后吗?" 或者:"你的旅行总是发生在过去吗?"

这都是为了让马可·波罗能够解释,或者自己想象解释,或者被想象成解释,或者终于能够解释,他所追寻的永远在自己的前方,即使是过去的,也在旅行过程中渐渐变化,因为旅行者的过去会随着他的旅行路线而变化,这并非指每过去一天就补充一天的最近的过去,而是指最遥远的过去。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的故我和不再拥有的事

物的陌生感,在你所陌生的不属于你的异地等待着你。

马可在一座城里,看见某人在广场上所过的一生或一个瞬间,而这一生或一瞬也许就是他自己的;假如时间能停止在很久很久以前,现在的那个人可能就会是他自己;假如当年他没有在岔路口上取道相反的方向,在漫长的旅行过后,或许自己就会在广场上取代那个人的位置。如今,他已经被排除在那个真实的和假想的过去之外;他无法停止下来;他必须继续走向另一个城市,而那里等待他的是他的另外一段过去,或者某种当初也许是他的可能的未来,而现在已是他人的现在的事物。未曾实现的未来仅仅是过去的枝杈,干枯了的枝杈。

"你是为了回到你的过去而旅行吗?"可汗要问他的话也可以换成:"你是为了找回你的未来而旅行吗?"

马可的回答则是:"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





城市与记忆 之五

在莫利里亚,旅行者应邀进城游览,并且欣赏一些反映城市旧貌的彩色明信片:同一个广场,现在是公共汽车站的地方从前站着一只母鸡,现在是拱桥的地方从前是演奏音乐的凉台,现在是火药厂的地方从前站着两位打着白阳伞的小姐。若不想让市民失望,旅人们就要称赞画面上的城市,夸奖她胜过今日的城市风貌,但是同时又必须非常小心,使自己的惋惜表现得在确切的限度之内:首先应承认变成大都市的莫利里亚所具有的繁华与壮观,可惜同昔日作为旧省城的莫利里亚相比,又不免失去些优雅的气质,人们只能在画片里欣赏这种优雅;然而当初作为省城的莫利里亚若是没有这番巨变,在人们眼里就一点优雅气质也显不出来;无论如何,今日的都市更具魅力,因为只有通过她变化了的今日风貌,才唤起人们对她过去的怀念,而抒发这番思古怀旧之情。

留神不要对他们说出，同一地点同一名字下的不同城市，有时会在无人察觉之中悄然而生，或者默默死去，虽是相继出现，却彼此互不相识，不可能相互交流沟通。有时，居民的姓名、音调甚至容貌都不曾变化，但是栖身于这些名字之下和这些地点之上的神灵却已经悄然离去，另一些外来的神灵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询问新神灵比起老的神灵究竟更好还是更坏，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之间毫无关系，就像那些彩色明信片并不代表莫利里亚，而是代表一座偶然凑巧也叫做莫利里亚的昔日的旧城。

城市与欲望 之四

灰石建造的城市菲朵拉的中心有一座金属建筑物,它的每间房内都有一个玻璃圆球。在每个玻璃圆球里都能看到一座蓝色的城市,那是另一座菲朵拉城的模型。菲朵拉本可以成为模型里的样子,却由于种种原因变成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模样。在每个时代里都有某些人,看着当时的菲朵拉,想象着如何把她改建成理想的城市,然而当他们制作理想城市的模型时,菲朵拉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城市,而那个直至昨日还是可能的未来城市也就只能成为玻璃球里的一件玩具。

今日收藏那些玻璃球的建筑物是菲朵拉的博物馆:每个市民来参观,选择符合自己愿望的玻璃球里的城市,仔细端详着,想象着汇集运河水的水母池中倒影的飘逸(倘若它今日没有干涸的话),想象着骑在配有篷伞的象背上,行走在大象专用道上的滋味(可现在

已经禁止大象进城了),想象着顺着清真寺螺旋形塔尖往下滑行的乐趣(可现在连塔身的基础都找不到了)。

在你的帝国的版图上,伟大的可汗啊,应该既能找到石头建造的大菲朵拉,又能找到玻璃球里的小菲朵拉。这并非由于她们都同样真实,而是由于她们都同样是假想的。前者包含了被当做必需而接受的东西,但其实尚非不可或缺;而后者被想象为有可能存在,但瞬间之后就再也不可能了。

城市与符号 之三

人在旅途,不知前面路上等待着自己的是怎样的城市,就揣摩她的王宫、兵营、磨房、剧院和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帝国里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座建筑都不相同,其排列顺序也不一样;但是,一个异乡人一走进这座陌生的城市,目光扫过那些塔尖柱饰、楼阁与干草棚,掠过弯弯曲曲的运河、菜园和垃圾堆,就能一下子分辨出来,哪是王子的宫殿,哪是大法师的庙宇,哪是旅馆、监狱或贫民窟。有人说,这证明了一种假设,那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仅仅由差异构成的城市,一座既无形象又无形态的城市,而那些特别的城市则填充了它。

而佐艾不是这样。你可以在这座城里的每个地方睡觉,制造器具,烧饭,积蓄金币,脱衣服,治理朝政,卖货或向演说家提问。它的任何一座金字塔式屋顶之下的建筑,都既可以是麻风病院,又可

以是后宫姬妾的浴所。旅人四下漫步,只有满腹疑问:他无法将城里各个地方区分开来,即便那些在他脑子里觉得最清晰的都混淆起来了。他如此推论:假如存在的每个瞬间都属于其全部,佐艾城就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存在的地方。可为什么是城市呢?有哪条线划分城里与城外的界限,什么能区别车轮声与狼嚎声呢?

轻盈的城市 之二

我现在要讲的城市是珍诺比亚,其绝妙之处在于虽然处于干燥地区,却完全建筑在高脚桩柱上,房屋是用竹子和锌片盖的,高低不同的支柱支撑着纵横交错的走廊和凉台,相互间用梯子和悬空廊连接,制高点是瞭望台,还有贮水桶、风向标、滑车、钓鱼杆和吊钩。

是什么样的需求、命令或欲望使珍诺比亚的创建者赋予城市如此的风貌?没有人记得了,所以不能说我们今日所见的城市是否合乎他们的理想,经过历年的增建扩建,最初的设计恐怕早就面目皆非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倘若你让居住在珍诺比亚的人描述他心中的幸福生活,那一定是像珍诺比亚一样,有高脚桩柱和悬空梯子的城市,那也许是与珍诺比亚不同的城市,有随风飘扬的旗子和彩带,但永远是这原始模型与其他成分的组合而已。

既然如此,就无需将珍诺比亚划归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城市范畴。按照这种类别区分城市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区分,则另有两类:一类是经历岁月沧桑,而继续让欲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另一类是要么被欲望抹杀掉,要么将欲望抹杀掉的城市。

城市与贸易 之一

迎着西北风走上八十公里,你就会到达欧非米亚,每年的冬夏至和春秋分,七个国家的商人都会聚集此地。载着生姜和棉花驶来的船只,扬帆而去时满载的是开心果和罂粟籽,刚卸下肉豆蔻和葡萄干的商队,又把一匹匹金色薄纱装入行囊,准备回程上路。不过,这些人顺着河流或穿越荒原远道而来,决不仅仅是出于做生意的愿望,因为在可汗帝国的版图内外,所有集市上的商品都是一样的,铺在脚下陈列商品的都是同样的黄席子,头上撑着的都是同样的防蝇布篷,做招徕的都是同样的虚假减价。到欧非米亚来决非只为做买卖,也是为了入夜后围着集市四周点起的篝火堆,坐在布袋或大桶上,或者躺在成叠的地毯上,聆听旁人所说的词语,诸如"狼"、"妹妹"、"隐蔽的宝藏"、"战斗"、"疥癣"、"情人"等,篝火旁的每个人都要讲述一个关于狼、妹妹、隐蔽的宝藏、战斗、

疥癣和情人的故事。当你离开欧菲米亚这个每年冬夏至和春秋分都有人要来交换记忆的城市时,你知道在归程的漫漫旅途上,为了在驼峰间或平底帆船舱内的摇摇晃晃中保持清醒,你会再度翻出所有的记忆,那时你的狼会变成另一只狼,你的妹妹会成为另一个妹妹,你的战斗也变成另一场战斗。欧菲米亚是个在每年冬夏至和春秋分交换记忆的城市。

……马可·波罗刚来不久,而且完全不懂东方语言,要表述什么,就只能靠从行囊里掏出一件件物品:鼓、腌咸鱼、疣猪牙穿成的项链,再加以手势、跳跃、惊异或惊恐的喊声,或模仿豺狼和猫头鹰的叫声。

对于皇帝来说,有时环节之间的联系并不清楚;那些物件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装满矢镞的箭囊有时表示一场战争的临近,有时又代表收获丰厚的狩猎,还可以是出售兵器的商店;沙漏可以代表已经或正在流逝的时间,又可能是制作沙漏的作坊。

但是,这位口齿不清的报告人所提供的每件事情或每个消息,令忽必烈最感兴趣的是它们周围的空间,一个未用言语充填过的空间。马可·波罗对所走访过的城市的描述具有这种特色:你可以在思想中漫游、迷失,停下来乘凉,或者径自跑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可·波罗的讲述中词语逐渐替代了物件和手势:先是感叹,孤立的名词,干巴巴的动词,接着是绕弯子的句子,层次繁多的复杂的陈述,明喻和暗喻。外国人学会了说皇帝的语言,或者说皇帝学会了听外国人的语言。

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似乎不如从前那么愉快了:语言当然比那些物件和手势更能表达每个省份和城市的重要的事物:建筑、市场、风俗、植被和动物;但当波罗讲述那些地方每天每夜的生活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语,结果,还是回到用手势、表情和目光来表达。

于是,在用准确的语言讲述了城市的基本情况后,他会对每座城市进行一番无言的评论:伸出手掌,掌心或手背向上或向两侧,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动作迅速或缓慢。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对话方式;可汗戴满戒指的白皙的手动作庄重地回答商人结实灵活的手。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日俱增,他们手的动作也就开始采取固定的姿态,这些姿态代表各自在各种时刻的心情变化。而代表事物的词汇为丰富的实物样品所补充更新,无声的评论趋于封闭和定型。双方对采用语言对话的兴致逐渐在减少,他们的对话,大部分时间是在沉默与静止状态下进行的。

三





忽必烈汗发现马可·波罗的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仿佛完成那些城市之间的过渡并不需要旅行,而只需改变一下她们的组合元素。现在,每当马可描绘了一座城市,可汗就会自行从脑海出发,把城市一点一点拆开,再将碎片调换、移动、倒置,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合。

马可继续汇报他的旅行,但是皇帝已不再聆听,打断他说:

“从现在开始,由我来描述城市,而你则说明是否真的存在我所想象的城市,她们是否跟我想象的一样。首先,我要讲的是一座台阶上的城市,坐落在一个半月形的海湾,常有热风吹过。现在,我再来讲讲她的一些奇景:一个像大教堂那么高的玻璃水池,供人们观看燕鱼游水和飞跃的姿态,并以此占卜凶吉;一棵棕榈树,风吹树叶,竟弹奏出竖琴之声;一座广场,环绕着马蹄形的大理石桌子,上

面铺了大理石台布,摆着大理石制的食品和饮料。”

“陛下,你走神了。你刚才打断我的时候,我正在讲这座城市呢。”

“你知道她?她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她既无名称又无地点。我再向你说明一次描述她的缘故:在可以想象的城市的数目之中,那些元素组合缺乏联系的线索,缺乏内在的规律,缺乏一种透视感和一番故事的城市,必须排除在外。城市犹如梦境: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都能够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着欲望,或者是其反面——畏惧。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件。”

“我既无欲望又无畏惧,”可汗说,“我的梦境不是由心灵,就是由偶然而生。”

“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但是这两者都不足以支撑起那厚重的城墙。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

“或者在于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就像底比斯通过斯芬克司之口提问一样。”

城市与欲望 之五

从那里出发，再走上六天七夜，你便能到达佐贝伊德，月光之下的白色城市，那里的街巷互相缠绕，就像线团一样。这一现象解说了城市是怎样建造而成的：不同民族的男人们做了同一个梦，梦中见到一座夜色中的陌生的城市，一个女子，身后披着长发，赤身裸体地奔跑着。大家都在梦中追赶着她。转啊转啊，所有人都失去了她的踪影。醒来后，所有人都去寻找那座城市。没有找到城市，那些人却会聚到了一起，于是，大家决定建造一座梦境中的城市。每个人按照自己梦中追寻所经过的路，铺设一段街道，在梦境里失去女子踪影的地方，建造了区别于梦境的空间和墙壁，好让那个女子再也不得脱身。

这就是佐贝伊德城，那些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期待着终有一夜梦境再现。但是，无论在梦境还是在清醒时，谁也没有再见到那个

女子。城里的街巷就是他们每天上班工作要走的路,与梦中的追逐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久而久之,连梦也被遗忘了。

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做过同样的梦,他们便来到这里,并且从佐贝伊德的街巷中看出某些自己梦中的道路,于是就改变一些拱廊和楼梯的位置,使它们更加接近梦里追赶那个女子的景况,让女子失踪的地方再也没有任何可逃遁的出路。

最早来的人们想不通,是什么吸引那些人来佐贝伊德,走进这个陷阱,这座丑陋的城市。

城市与符号 之四

远道而来的旅人要面对改变语言的问题,但没有一次能比得上我在伊帕奇亚的经历,因为所涉及的不是语言,而是事物。一天早上,我走进伊帕奇亚,一座木兰花园倒映在一片蓝色的湖水中,我在夹道的篱笆间走着,满以为能看到美丽的少女戏水:可是水底却是螃蟹,正咬着脖子上拴着石头、头发里缠着绿色海带的自溺者的眼睛。

我感到受了欺骗,决定找苏丹讨个公道。我走上最巍峨的大圆顶皇宫的斑岩石台阶,穿过六进建有喷泉、铺有瓷砖的院落。中央的大堂有铁栏围着:戴着黑色铁镣的囚犯正在一个地下采石场挖掘玄武岩石。

我只好请教哲学家。走进大图书馆,在装满羊皮纸书卷几乎要倒塌的书架间迷了路,只好按照消失了的字母表的字母顺序,在

走廊、扶梯和小桥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在最偏僻的纸莎草的小隔间里,我看到一片烟云,一个躺在席子上的年轻人目光呆滞,嘴上噙着鸦片烟筒。

"智者在哪里?"

吸鸦片烟的人用手指了一下窗户外面。那是一座儿童游乐园:木瓶、秋千、陀螺。哲学家就坐在草地上。他说:

"符号形成一种语言,但那不是你们自以为了解的语言。"

我明白了,我必须从引导我追寻事物直至此地的形象中解脱出来:只有那时,我才能理解伊帕奇亚的语言。

现在,我只要听见马嘶和鞭响的声音,就会春潮涌动:在伊帕奇亚,你必须到马厩和训马场,才能见到骑在马鞍上的美貌女子,她们裸露着大腿,小腿戴着护甲,若有年轻的外国人出现,她们就立即把他推倒在干草堆或锯末堆上,以自己结实的乳房挤压他。

当我的灵魂只需要音乐的营养与刺激时,我晓得应该到墓地去:音乐家们都躲在墓穴中,笛子的颤音和竖琴的和弦在坟头间彼此呼应。

当然,总有一天,我在伊帕奇亚的唯一愿望将是起身离去。我知道,不该走向海港码头,而必须爬上城堡最高的尖塔,去等候一条路经那里的船只。但是能否有船驶过呢?没有一种语言是绝对不骗人的。

轻盈的城市 之三

阿尔米拉成为这个样子,究竟是由于没有建造完毕,还是由于某种魔法或者任性所致,我无从知晓。她没有墙壁,没有屋顶,也没有地板:总之,没有一点看上去像个城市的地方,只有管道除外。那些管子在应该是房屋的地方垂直竖立着,在应该是地板的地方横向分岔,真像一片管子的树林,每个末端都是水龙头、淋浴喷头、虹吸管或溢流管。蓝天之下,反衬着白色的洗手盆、浴缸或其他白色洁具,好像晚熟的果子挂在干枯的枝条上。有人会说,一定是水管工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不等泥瓦匠来砌墙盖顶就匆匆离去;要不然,就一定是坚不可摧的输水系统竟然逃过了一场大劫难、大地震或白蚁的蛀食。

无论阿尔米拉是在有人居住之后还是之前被遗弃,我们都不能说她是一座空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抬眼望去,就会在水管

从中见到身材不高但苗条纤细的年轻姑娘,在浴缸里悠闲地浸泡着,在悬空的喷头下弯腰屈身,在沐浴,在擦拭,在喷香水,或者在对着镜子梳理长发。阳光下,喷头里洒出的扇面形水线、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柱、喷出的水丝、溅出的水花和海绵浴刷上的皂沫都闪动着七彩光。

我所得到的解释是这样的:进入阿尔米拉的水管网络的一些水流一直受水泽仙女和水神的统辖。众仙习惯了在地下的水路里悠游,便容易进入这个新的水系王国,随着众多的喷泉水柱跃到地上来,找到新的镜面,新的游戏,新的享受水的乐趣的方式。也许是她们的入侵赶走了当地居住的人类,也许是因为人类滥用了水源,冒犯了水仙,于是建造阿尔米拉作为对水仙们的供奉。总而言之,似乎她们现在是心满意足了,这些小巧的女人,早上还能听到她们的歌声呢。

城市与贸易 之二

在克洛艾这座大城市里,在街上走动的人们彼此都互不相识。每次碰面时,他们都想象着关于对方的各种景况,可能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相遇、对话、惊奇、爱抚、轻咬。可是,竟然谁也不和他人打招呼问候,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仅仅彼此对视一秒钟,然后转移视线,去寻求其他的目光,永远不会停留。

一个少女走过,转动着肩上的阳伞,自己浑圆的臀部也微微晃动着。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女人走过,面纱下一双不安的眼睛和颤抖的双唇,更显出饱经风霜的年岁。还有一个文身的高大巨人,一个白发小伙子,一个女侏儒,两个穿着珊瑚红色衣裳的孪生姊妹。他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在穿梭移动,互相投出的目光就像线条把一个个形象连接起来,并且画出那个瞬间能组合成的箭头、星形、三角形等所有图形,而此刻又有其他人物走入这个场景:一个牵着

驯豹的盲人,一个手持鸵鸟羽扇的高级妓女,一位美男子,一个比男人还粗壮的女人。这些人偶然会在门廊下避雨,在集市的篷伞下购物,或者在广场上聆听乐队演奏,彼此互不开口,指头也不会动一下,甚至连眼皮也不会抬一下,却能发展成约会、引诱、通奸、纵欢。

克洛艾,这座最贞洁的城市,时刻都被肉欲推动着。如果男人们和女人们开始实现他们朝露般短暂的梦,每个幽灵都会变成人,上演一段追求、虚伪、误解、冲突与压迫的故事,而幻想的旋转木马就会停止转动。

城市与眼睛 之一

古人在湖畔建造了瓦尔德拉达,有阳台的房子层层叠叠,高处的街道临湖一面都修了护栏和围墙。来到此地的游人便能看到两座城市:一座临湖而坐,一座是湖中倒影。无论湖畔的瓦尔德拉达出现或发生什么,都会在湖中的瓦尔德拉达里再现出来,因为这座城市的结构特点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能反映在它的镜子中,水中的瓦尔德拉达不仅有湖畔房屋外墙的凹凸饰纹,而且还有室内的天花板、地板、走廊和衣柜门上的镜子。

瓦尔德拉达的居民都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镜子里的动作和形象,都具有特别的尊严,正是这种认识使他们的行为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即使是一对恋人赤身裸体地缠绕在一起肌肤相亲时,也要力求姿态更美;即使是凶手将匕首刺进对方颈项动脉时,也要尽量使刀插得更深,血流得更多,因为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

交合或者凶杀,而在于他们在镜中交合或者凶杀的形象要冷静清晰。

这面镜子有时提高事物的价值,有时又予以贬低。镜子外面似乎贵重的东西,在镜子中却不一定贵重。这对孪生的城市并不相同,因为在瓦尔德拉达出现或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对称的:每个面孔和姿态,在镜子里都有相对应的面孔和姿态,但是每个点都是颠倒了的。两个瓦尔德拉达相互依存,目光相接,却互不相爱。

大汗梦见一座城市,他向马可·波罗描述:

“港口坐南向北,在阴影中。码头比黑色的海水高出许多,黑浪拍打着海堤护墙;石阶上铺满了滑溜溜的海藻。码头上系泊着涂上沥青的小船,等待着那些向家人依依道别的旅客登船起航。告别是无言的,泪水在流淌。天气寒冷,所有人头上都裹着围巾。船夫的一声吆喝打断了所有人的拖延,旅客们聚集在船头,依然聚集在岸上的家人凝望着渐渐变小的游子;他们的面目已经难以分辨;海上有薄雾;小船靠近一艘抛了锚的大船,最后一个缩小的人影爬上了扶梯,消失了;人们能隐约听到锈蚀的铁链在拉起时碰撞锚链孔的声音。岸上的人们依然站在码头大石块上,目送着大船驶出海湾,不断挥动着白手帕。

“你上路吧,搜索所有的海岸,去寻找这座城市,”可汗对马可

说,“然后再回来告诉我,我的梦是否符合实际。”

“请原谅,我的主人,毫无疑问,我迟早会从那个码头登船起航,”马可说,“但不会回来向你报告。这个城市确实存在,而且有一个简单的秘密:她只知道起航,却不知道返航。”

四





忽必烈汗嘴里叼着镶着琥珀嘴子的烟斗,胡须垂到紫晶项链上,脚趾在缎子拖鞋里紧张地弓起,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听着马可·波罗的汇报。这些天,每到黄昏,总有一股淡淡的忧郁压在他的心头。

"你的那些城市现在不存在,或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肯定将来也不会存在。你为什么拿这些宽心的童话来哄人消遣?我知道,我的帝国像一具沼泽地里的尸体一样在腐烂,它的病毒都已经传染给啄食它的乌鸦和把它当做肥料的竹子。你为什么不跟我谈这些呢?你为什么要对鞑靼人的皇帝说谎呢,外国人?"

波罗善于顺从皇帝的恶劣心境。"是的,帝国是染上了疾病,并且还在努力使自己习惯于自身的伤口,而这是更糟糕的事。我探察的目的在于:搜寻尚可依稀见到的幸福欢乐的踪迹,测量它缺

失的程度。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

有时候,可汗会一时心情愉快,离开坐垫,在铺了地毯的小路上大步行走,靠在亭台栏杆上,用迷茫的目光环顾被香柏树上的灯笼照亮的整座御花园。

"我也知道,"他说,"我的帝国是用水晶材料建筑的,它的分子排列形式完美无瑕。正是元素的激荡才产生出坚实无比、绝妙无伦的金刚石,产生整座有许多切面的透明的大山。为什么你的旅行总是在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停止,而从来都抓不住这不可阻挡的进程?为什么你总是在不必要的忧伤中流连?为什么你要对皇帝隐瞒他辉煌的命运?"

马可答道:"陛下,只要你做一个手势,就会筑起一座美轮美奂、独一无二的城市,然而我得去收集其他那些为让位于她而消失了的城市的灰烬,那些城市既不可能重建,也不会被人记起。只有当你辨认出任何宝石都无法补偿的不幸的废墟时,你才会准确计算出最后的金刚石该有多少重量,才不会在开始时估计失误。"

城市与符号 之五

英明的忽必烈汗啊,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不能将城市本身与描述城市的词句混为一谈。然而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我若要给你描绘奥利维亚这座物产丰富的城市,表现它的繁华康泰,只能列举镶金镂银的宫殿和双扇窗台前的流苏软垫,庭院围栏内旋转的喷水嘴子在浇灌绿草坪,一只白色孔雀在开屏。但是,从这番言辞之中,你也能立刻就联想到奥利维亚城市上空笼罩着的煤粉和油烟怎样把房屋的墙壁弄得污秽不堪,吵闹喧嚣的街道上过往的拖车是怎样把行人挤到墙根上。我若要给你描绘市民如何勤劳,就得提及散发着皮革臭味的鞍具店,边说边笑着编织棕席的妇女,还有推动磨坊水车的运河流水。但是,这些词句在你明智的内心里,唤起的印象却好似铣床齿轮咬合的心轴,按照预定的转速,经千万只手的轮班操作,千万次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若试图说明

奥利维亚人如何倾向更自由的生活和精细的文明,就会讲述那些驾着灯火通明的独木轻舟,唱着歌儿在夜色里划过青色河口的女人;不过,也只是提醒你,每夜都有成队的梦游者一般的男男女女涌向市郊,总有人在黑暗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引起串串玩笑和讥讽。

也许你还不知道,我不能用其他话语描述奥利维亚。如果真存在一个有双扇窗与孔雀、鞍具店与编席女工、独木舟与青色河口的奥利维亚,那一定是一个爬满苍蝇的丑陋不堪的黑洞,要描述它,我还要借用煤粉、刺耳的车轮声、反复的动作、讥讽等比喻。虚假永远不在于词语,而在于事物自身。

轻盈的城市 之四

索伏洛尼亚是由两个半边城市构成的城市。在一边,有驼峰般陡峭山壁间的巨大过山车,装有链条轮辐的旋转木马,有旋转舱的摩天轮,蹲伏的摩托骑士的死亡飞跃,正中吊着空中飞人荡秋千的马戏团大圆顶帐篷。另外半边城市,则是石头、大理石和水泥建成的银行、工厂、宫殿、屠宰场、学校,等等。两个半边城,一个是永久固定的,另一个则是临时的,时限一到,就会拔钉子、拆架子,被卸开、运走,移植到另一个半边城市的空地上。

于是,每年都有一天,工人们会拆下大理石屋檐,推倒石头墙和水泥柱子,拆除市政大楼、纪念碑、船坞、炼油厂和医院,把它们装上拖车,依照每年固定的路线,一个广场一个广场地迁移。留下来的半边索伏洛尼亚,还有射击场和旋转木马,猛然冲下的过山车暂时停止了尖叫,它开始计算还要等上多少个月、多少个日夜,才能盼回车队,重新开始完整的城市生活。

城市与贸易 之三

踏进以埃乌特洛比亚为首府的地区,旅人见到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散布在起伏不平的高原上的许多城市,她们大小相同,形态相似。埃乌特洛比亚不是一座,而是所有这些城市的名字,每次只有其中一座住人,其余都是空城;这情形总是依次出现。我来告诉你们其中的原由。如果有一天,埃乌特洛比亚的居民厌烦了,再也忍受不了他们的工作、亲属、房子、街道、债务,以及那些他们必须打招呼的人和对他们打招呼的人,全城市民就决定迁移到邻近那座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崭新的空城里,在那里,每个人都开始从事新的职业,娶一位新的妻子,打开窗户就能看见新的景致,每晚跟新的朋友做新的消遣,谈新的闲话。于是,他们的生活在一次次搬迁中不断更新,而每座城市的方位、倾斜度、水流和风向都使她显得与其他城市不同。因为他们的社会是有序的,人们的财富

和权利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从一个职业换到另一个职业几乎没有什么波折;多样化的职业保障了人们工作的多姿多彩,以至于极少有人能在人生之中重复已经做过的工作。

这样,城市在她空着的棋盘上不断移动着,重复着它始终如一的生活。居民们反复演出同样的场景,只是更换了演员;他们重复着同样的台词,不过改变了口音而已;他们张开不同的嘴巴,打着同样的哈欠。在帝国的所有城市中,只有埃乌特洛比亚保持始终不变。这个城市最尊崇的无常之神墨丘利造出了这种暧昧的奇迹。

城市与眼睛 之二

是观看者的心情赋予珍茹德这座城市形状。如果你吹着口哨昂首而行,你对她的认识就是自下而上的:窗台、飘动的窗帘、喷泉。如果你指甲掐着手心低头走路,你的目光就只能看到路面、水沟、下水道口的盖子、鱼鳞和废纸。你无法说这种风貌比那种更加真实,但是关于珍茹德高处的情况,你大多要靠来自别人的记忆,他们正在向珍茹德的底部下行,每天都沿着相同的街道行走,都能看到前一天的愁闷沉淀在街角墙根。所有的人,或迟或早都将视线顺着排水管移动,再也离不开铺设路面的石子。与此相反的情形并不排除,但是肯定罕见:因此,我们继续在珍茹德的街道上行走,目光投进地窖、地基和水井中。

城市与名字 之一

关于阿格劳拉,我所能告诉你的,不外乎当地居民们口头常说的话:一系列关于道德的箴言,一系列关于过错的格言,一些奇谈怪论,还有一些对规则的执拗的见解。对古代的观察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实,而他们都认为阿格劳拉具有持久的混合的品质,当然也少不了把他们那个时代其他城市的品质融合进去。无论是传说的还是看到的阿格劳拉,比起当初或许都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它的奇特之处在于,从前认为平常的,如今已经变得古怪,从前以为怪诞的,如今已经成为习惯,而且由于德行与过错观念的改变,使得它们不再带来美誉或恶名。就这一方面的意义而言,有关阿格劳拉的一切说法都不属实,但是它们已经为这座城市建造了坚固可靠的形象,而凭借居住在城市里所能得出的评论却很少实质。结论是:传说中的城市很大部分是其实际存在需要的,而在它自己

的土地上存在的城市，却较少存在。

那么,如果我要根据自己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向你描绘阿格劳拉,就只能告诉你,那是一座毫无色彩、毫无特征、只是随意地建在那里的城市。但是,这话也并不真实:在某些时刻、某些街道上,你会看到某种难以混淆的、罕见的、甚至是辉煌的事物;你想讲述这件事物,可是那些关于阿格劳拉的所有传说已经把你的词汇给封住了,你只能重复那些传说的话,却讲不出自己的话来。

因此,当地居民始终相信他们居住的是一座建立在自己名字之上的阿格劳拉城,而不能发现那座生长在自己土地上的阿格劳拉城。虽然我愿意在记忆中将两座城市区分开保存,但是只能向你讲述其中一座,另外那座则无法用言语表述,因为她早已消逝了。

可汗说过,“从今往后,由我来描绘城市,而你则在你的旅行中验证它们是否存在。”

但是,马可·波罗眼中所见的城市总是跟皇帝想象的不一样。

“我在头脑里建造一座样板城市,可以按照她来演变出所有可能的城市来,”忽必烈说。“她包含一切符合常规的东西。鉴于现有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偏离常规,我就只需预先料想到常规的种种例外,便能计算出它们最可能的组合形式来。”

“我也曾经想过一个样板城市,由此而演变出其他所有城市来,”马可·波罗回答。“它是由各种例外、障碍、矛盾、不合逻辑与自相冲突构成的。假如这般组合的城市的存在可能性最小,那么只需减少一点不正常的成分,就可以提高其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只要我剔除我的样板模式中的一些例外,无论按照什么程序

进行,都能到达一座总是作为例外而存在的城市。不过,不能把我的这类活动推出一定的界限:否则我将会得到一些可能性过高、反而不真实的城市来。”

五





可汗在皇宫高高的阳台上,注视着帝国的壮大增长。起初是边界线容纳进了新征服的领地,然后是前行中的军队开进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只有茅舍零落的村庄、稻麦不生的沼泽、瘦弱多病的百姓、干涸的河床和芦苇。"我的帝国已经向外扩展得太远了," 可汗心想,"到了该让它向内生长的时候了。" 于是,他梦想成片的石榴树林里熟透的果子裂开,穿着牛肉串的烧烤叉子在火上滴着油滴,地壳运动塌陷的地表露出闪光的黄金矿脉。

如今,连年的丰收把谷仓装得满满的。涨水的河流带来大批的木材,用做支撑庙宇和宫殿铜顶的大梁。大队的奴隶搬动若干座蛇纹大理石山,跨越了整个陆地。可汗注视着他的帝国已经遍布城市,重压着大地和百姓,到处是财富,到处是拥挤繁忙的交通,到处是过多的装饰和庞大的建筑,是复杂的等级结构,是臃肿、紧

张、沉闷。

“帝国正在被它自身的重量压垮。”忽必烈心想。于是,他梦境里出现了像风筝一样轻盈的城市,花边一样通透的城市,蚊帐一样透明的城市,还有叶脉一样的城市,手纹一样的城市,能够看透其晦暗、虚构的厚重的金银镶嵌的城市。

“我把今夜梦到的城市讲给你听,”他对马可说。“在一片黄色的平原上,散落着一些陨石和不规则形状的岩石,我望见远方有一座城市的塔尖高耸,那些纤细的尖顶似乎专门供旅行中的月亮轮流在上面休憩,或者在起重机的缆绳上摇摆游荡。”

波罗则说:“你梦到的城市是拉拉杰。她的居民提供这些夜空中的休憩点,是为了让月亮能赐予城中一切事物永无止境的成长力量。”

“还有一点你不知道,”可汗补充道,“月亮赐给拉拉杰最罕见的特权:在轻盈中成长。”



轻盈的城市 之五

你愿意相信我,那很好。现在我告诉你,奥塔维亚这座蛛网之城是怎样建造的。在两座陡峭的高山之间有一座悬崖,城市就悬在半空里,用绳索、铁链和吊桥与两边的山体相连。你在狭小的木板上走动,战战兢兢唯恐脚步踩空,要么你也可以抓紧大麻绳编织的网桥。你身下是万丈悬崖,只有几片白云飘过,白云下面,才能望到深邃的谷底。

这便是城基:一张网,既当通道,又做支撑。其余的一切,不是在网上,而是在网下吊着:绳梯、吊床、麻袋似的房子、晾衣架、小艇似的凉台、皮水袋、煤气嘴子、淋浴喷头、高架秋千、游戏套圈、高架索道、吊灯、盆栽的下垂植物。

虽然悬在深渊之上,奥塔维亚居民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城市的更令人不安,他们知道自己的网只能支撑这么多。

城市与贸易 之四

在艾尔西里亚,为了建立维系城市生命的关系,居民都在房屋角落之间拉起黑、白、灰或黑白色的绳子,绳子颜色视彼此亲缘、交易、权威和代表关系而定。当绳子多到让人连路都走不通时,居民们就会搬迁,拆掉房屋,只留下绳子及其支撑物。

带着家中器具露宿山坡的艾尔西里亚难民们,回望平原上那些由竖起的木桩和木桩间拉起的绳索构成的迷宫。那里仍是艾尔西里亚城,而他们则算不上什么。

他们在另一处再建艾尔西里亚,要编织另一张类似的绳网,但更加复杂,更加有规则。后来,他们再度离弃那里,把家搬到更远的地方。

于是,当你在艾尔西里亚境内旅行时,会看到一处处被遗弃的旧城废墟,不耐久的墙壁早已消失,死者的骸骨也早已被风吹走:只有那些交织纠缠着的关系的蛛网在寻找一种形式。

城市与眼睛 之三

在树林里走上七天,去宝琪的旅人还见不到城市的影子,其实他已经到了。地面上竖起的一根根高高的细长支架一直穿进云层,它们间隔很远,支撑着上面整座城市。登上云梯,你就能走进城市。那里的居民极少下到地面来:上面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不喜欢下来。城市的一切都不接触地面,除了那些黄脚绿鸠似的高脚支架,再就是晴天时投射在植物叶片上的有孔多角的影子。

关于宝琪的居民,有三种假设:他们憎恨地球;他们敬畏地球,乃至尽量避免与地面的任何接触;他们喜欢自己出生之前的地球,以至利用各种望远镜不知疲倦地观察着每一片树叶,每一块石子,每一只蚂蚁,着迷地冥思自己杳然的存在。

城市与名字 之二

有两种神灵保护着莱安德拉城。两种神灵都非常细小,以至非肉眼所能看到,他们为数众多,以至无法数清。一种神灵栖身房屋的门口及室内衣架和伞筒处;在搬家时,他们也随着交出钥匙的住户,定居在新住所里。另一种神灵就在厨房里,喜欢藏在炊具下、壁炉罩里,或者在放扫帚的储藏间里:他们属于房屋的一部分,当住户搬迁离去之后,他们仍留下来,与新来的住户做伴。在房子建造之前他们就或许已经栖息于当地,躲在杂草丛中,藏在生锈的罐头盒里;如果把房子拆掉,再就地建造一座容纳五十户人家的楼房,那么他们的数目肯定也会相应增长,分别安身于五十个厨房之中。为了对他们加以区别,我们把前者称为宅神,后者则称为守护神。

在一所房屋里,并不是宅神总和守护神泾渭分明,互不混淆。他们互相交往,一起在飞檐和暖气管道上散步,就家政加以评论,他

们很容易发生争吵,但也可以和平共处上几年;如果让他们排成一行,你肯定分不出谁属于哪一类。守护神看着带着不同出身和风俗的宅神穿墙而来;而宅神则要跟衰败了的豪华宫殿里傲气十足的守护神争抢地盘,与铁皮破屋里火气大疑心重的守护神设法相处。

莱安德拉的实质就是他们永远争辩不休的题目。哪怕是去年刚刚来到的宅神,也认为自己是城市的灵魂,并且相信自己离开这里时会把莱安德拉一同带走。守护神则认为宅神是不速之客,是令人厌烦的侵略者;真正的莱安德拉是他们的,是他们使一切内涵具有了形态,是他们在这些暴发户抵达之前就栖息于此,在那些家伙离开之后仍将继续留下来。

两种神灵有一点共同之处:家里或城里发生的一切,都值得他们论说一番。宅神总是重提太公、曾祖母、曾叔公等先人;守护神则言必称被人们毁坏了的环境当年如何如何。但是,他们不总是生活在回忆中,他们也憧憬未来:宅神想象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如何立业成家,守护神在判断那栋房子或那片地方今后会在擅长持家者手中变成什么样子。如果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特别是在夜间,你会听到他们在莱安德拉房室内的低声谈话、彼此插话、发怒、嘲弄, 夹杂着讥讽的、强抑的笑声。

城市与死者 之一

在梅拉尼亚,每当你走进广场,都会听到一段对话:吹牛皮的军人和寄生虫走出门来,遇见年轻的纨绔子弟和妓女;吝啬的父亲在门槛上向坠入情网的女儿发出最后的叮咛,却被愚蠢的仆人打断,而他正要去给拉皮条的女人送一张字条。许多年过后,当你重返梅拉尼亚时,还会听到同样的对话在继续,不过寄生虫、拉皮条的女人和父亲已经去世,吹牛的军人、女儿和愚蠢的仆人替代了他们的位置,而这些人又正被伪君子、女友和星相家所取代。

梅拉尼亚的人口生生不息:对话者一个个相继死去,而接替他们对话的人又一个个出生,分别扮演对话中的角色。当有人转换角色,或者永远离开或者初次进入广场时,就会引起连锁式变化,直至所有角色都重新分配妥当为止。此时,愤怒的老人还会继续叱责伶牙俐齿的小女仆,放高利贷者继续追逐被剥夺继承的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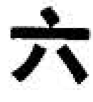
护士还在宽慰伤心的私生女,然而他们的目光和声音已经跟上一场景的人物完全不同了。

有时候,同一个人同时扮演两个或更多角色:暴君、恩人、信使;有时候,同一个角色分别由两个或者成百上千的梅拉尼亚居民扮演:三千人演伪君子,三万人演寄生虫,十万人演流落街头等待机会恢复地位的王子。

时光流逝,角色也不完全与过去的相同;当然,剧情错综复杂,情节多变,虽然线索混乱、障碍重叠,演出还是朝最后收尾接近。如果你一直在观察这个广场,就会听到对话如何一场接一场地变化,而梅拉尼亚的居民寿命实在太短,还来不及发觉这些变化。

马可·波罗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描述一座桥。“可是,支撑桥梁的石头是哪一块呢?”忽必烈汗问。“整座桥梁不是由这块或者那块石头,”马可答道,“而是由石块形成的桥拱支撑的。”忽必烈汗默默地沉思了一阵,然后又问:“你为什么总跟我讲石头?对我来说只有桥拱最重要。”波罗回答:“没有石头,就不会有桥拱了。”




六





“你可曾见过跟这座城相似的城市?”忽必烈汗对马可·波罗发问,从御舟的绸缎顶篷下伸出戴满戒指的手,指点着运河上的桥梁,大理石台阶浸泡在水中的富丽堂皇的宫殿,摇着长桨曲折行进的轻舟,在开着集市的广场边卸下一筐筐蔬菜的运货船,还有阳台、平台、建筑物的圆顶、钟楼,以及在灰色湖水中的青翠的花园式小岛。

皇帝正由他的外国宠臣陪伴着驾幸昆塞[1],旧王朝的故都,可汗王冠上的最后一颗明珠。

“没有,陛下,”马可回答,“我从未想到会有这样的城市。”

皇帝试图看透他的眼睛。外国人垂下了目光。忽必烈整天都

① 系Quinsai的音译,马可·波罗游记称这是一个极富丽的城市,并解释Quinsai一名的意思是“天上之城”。——编注

一言不发。

日落之后,在皇宫的平台上,马可·波罗向君王报告自己出使的经历。可汗已经习惯每晚半闭双目地倾听他的这些讲述,直到他的第一个哈欠暗示侍从点起火把,领他回寝宫。可是,忽必烈今天似乎存心抗拒倦意。“再讲一个城市吧。”他坚持说。

“……离开那里,顺着东北风和东北偏东风骑马走三天……”马可·波罗继续他的报告,列数许多地名、风俗习惯和物产。他的阅历之丰富,可以说到了取之不竭、述之不尽的程度,可现在也不得不认输了。天就要亮了,他说:“陛下,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城市都讲给你听了。”

“还有一个你从未讲过。”

马可·波罗低下头来。

“威尼斯。”可汗说。

马可笑了。“你以为我一直在讲的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皇帝不动声色。“可我从未听你提及她的名字。”

波罗说:“每次描述一座城市时,我其实都会讲一些关于威尼斯的事。”

“当我问起别的城市时,我想听那些城市的事;我问起威尼斯时,就想听关于威尼斯的事。”

“为了区分其他城市的特点,我必须总是从一座总隐于其后的

首要的城市出发。对于我,那座城市就是威尼斯。”

“那么,你的每一个故事都要从旅行的开始讲起,详细地如实描述威尼斯,完整地讲述,不疏漏任何一点记忆中的事物。”

湖面轻轻泛起涟漪,宋王朝故宫的树枝倒影裂成闪亮的碎片,像水面漂浮的叶片。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波罗说。“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




PDG

城市与贸易 之五

在水城斯麦拉尔迪那,一张运河渠道网与街巷道路网相互交织着。从一处到另一处去,你总有陆路和水路可选择。在斯麦拉尔迪那,两点之间最短的路线不是直线,而是具有多处分支的曲线,因而供行人选择的路线就远远不止两条,倘若你喜欢水陆两种交替使用,你的选择余地就更大。

于是,斯麦拉尔迪那的居民就省却了每日行走相同路线的厌烦。不仅如此,行走的路线绝不只限于一个层面上,而是一路上有上上下下的台阶,有驻足的平地,有驴背式的罗锅桥,还有架空的路。各段不同层面的路线组合变化,能使每个居民每天去同一地点时观赏不同路线的景色。在斯麦拉尔迪那,最平常最宁静的生活也不会千篇一律。

但是,这里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秘密和冒险生活都受

到种种限制。斯麦拉尔迪那的猫儿、小偷与地下情侣,走的都是高处断断续续的路线,有时要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有时要从屋顶平台跳到阳台上,有时则用走钢丝的步法取道屋檐的水槽。在下面,成群的老鼠在阴暗的下水道里流窜,阴谋家与走私者们从地洞和排水管口向外窥探,往来于地道地沟,抬着乳酪片、违禁品、成桶的火药,利用地下通道横穿城市。

斯麦拉尔迪那的地图应该用不同颜色标出所有这些固体与液体的、明处与暗处的路线。最难标示的是飞燕的路线,它们划破屋顶上方的空气,以不动的翅膀划出看不见的抛物线,俯冲着吞食蚊虫,盘旋着上升,掠过塔顶,在它们空中路线的每一点之上俯视整个城市的每个点。

城市与眼睛 之四

来到菲利德,你会非常欣赏架在运河上的各式各样的桥梁:驴背式罗锅桥,有顶篷的桥,有柱脚的桥,驳船托着的桥,悬空桥,带雕花栏杆的桥。还有临街的各种式样的窗子:双扇窗,摩尔式窗,哥特式窗,镶着半月形或圆花饰彩色玻璃的窗。道路由各种材料铺砌:鹅卵石、青石板、碎石子,还有蓝色与白色的瓷砖。城市的每个地方都向游人展示着她令人惊奇的景色:城堡墙头上伸出来的一丛刺山柑,梁柱上端的三个女王雕像,洋葱式圆屋顶上串着三个小洋葱加一个尖顶。你会赞叹:“能够每天都看到菲利德所包含的看不完的景致的人,他们是多么幸福啊!”而当你在仅仅看上一眼便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时,你会惋惜。

反之,你若必须在菲利德住上一段时间,甚至度过自己的余生,眼前的城市很快就会退色,圆花饰彩色玻璃窗、梁柱上端的女王

雕像、洋葱式圆屋顶都会消失。就像所有菲利德居民一样,你走过曲折的街道,分辨阳光与阴暗的地区,这里一扇门,那里一段台阶,这是你可以放篮子的板凳,那是不小心就会让你跌跤的坑洼。城市的其余部分都是看不见的。菲利德是一个空间,虚无中各点之间都连着通道:你可以走最快捷的路线,不必经过某债主的门口就到达某商贩的帐篷。你的脚步追随的不是双眼所见的事物,而是内心的、已被掩埋、被抹掉了的事物。如果你觉得两个拱廊之中的一个更为惬意,那是因为在三十年前曾有一个穿绣花宽袖衣服的姑娘走过那里,或者是因为那个拱廊在某一时刻里的光线使你联想起另外一个地方的什么拱廊。

上百万只眼睛向上望着窗户、桥梁、刺山柑,但他们看见的也许只是一张白纸。像菲利德这样的城市很多,它们能够躲过所有凝视的目光,却躲不过那些出其不意投来的目光。

城市与名字 之三

对于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皮拉是一座海湾斜坡上的城堡式城市,高大的窗户和高大的塔,像有一个罩子扣着,市中心有一个井一样深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眼井。我从未见过她。她是我未曾涉足过的城市之一,我只能通过名字来想象那些城市的样子:埃乌伏拉西亚,奥迪莱,马尔加拉,杰图利亚。在这些城市之中,皮拉有自己的位置,和她们各有所不同,也和她们有相似之处,在我心目中决不会混淆。

终于有一天,旅行把我带到了皮拉。一踏上这块土地,我就立即忘掉了以前的所有想象;皮拉变成了皮拉自己的样子;我相信自己一直知道,隐藏在起伏的沙丘后面的大海是远离城市的;街道是笔直的,长长的;屋宇有间隔地集中着,它们都不算高,中间有存放木料和木工厂的地方;风儿吹动着抽水泵的叶轮。从那以后,皮拉

这个名字在我脑海唤起的就是这幅景象，这种光线，这种嗡嗡的声音，这种黄尘浮动的空气。很显然，除此之外，这个名字不可能具有其他意义。

我脑海里继续容纳着那许多我尚未见过并且将见不到的城市，她们的名字附带着一种形象，或者想象的形象中的一景一点：杰图利亚，奥迪莱，埃乌伏拉西亚，马尔加拉。海湾上的高城依然在那里，她的中央广场中间依然是那口井，可我怎么也叫不出她的名字，并且想不起我怎么会给她起一个意义完全错误的名字。

城市与死者 之二

我所经历的旅行,从来没有把我带到比阿德尔玛更远的地方。上岸时正好赶上黄昏。那个在码头上接过缆绳将它系在系缆桩上的水手,很像一个跟我一起当过兵的人,那人已经死了。那正是鱼类批发市场开市的时候。一位老人把一筐海胆装上手推车,我觉得似乎认识他,可刚一转身,他就消失在一条小巷里了;不过我明白,他的相貌很像我童年时的一位老渔夫,而那个人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寒热病人让我看了很难受,他头上裹着一条毯子:我父亲临死前那几天,黄黄的眼睛和长长的胡子茬就跟他一模一样。我转过头去,再也不敢直视任何人的面孔。

我想:如果阿德尔玛是我梦里见到的城市,如果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已死的人,这个梦太让我害怕了。如果阿德尔玛是一座真实的城市,居住着活生生的人,那么只要我继续盯着那些人,他们相

貌的相似之处就会消失,就会变成陌生的脸,苦闷焦虑的脸。无论如何,我还是最好不盯着他们看。

一个卖菜的小贩正在称一棵卷心菜,然后把它放进凉台上的少女用绳子放下来的吊篮里。这少女跟我故乡的一位姑娘长得一样,那位姑娘因失恋而发疯,后来自杀了。卖菜的小贩抬起头来:简直就是我的祖母。

我想:人到生命的某一时刻,他认识的人当中死去的会多过活着的。这时,你会拒绝接受其他面孔和其他表情:你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印着旧模子的痕迹,是你为他们各自配戴了相应的面具。

搬运工人排成一行,背着大坛子和木桶,弯腰弓背走在石阶上,他们的面部被头上披着的麻袋片遮着;"现在,他们该站住,伸直腰,我又该认出他们了。"我想着,心里又焦急,又害怕。但是我的目光始终离不开他们;我差一点就把视线转向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的人群,那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面孔,那些远处的面孔都在对着我,好像在等待我识别,也好像在识别我,好像他们已经认出了我。或许,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我也像某个去世的人。我才刚刚来到阿德尔玛,就已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已经在他们那边,被吸入那眼睛、皱纹和扭曲的面孔的万花筒之中。

我想:也许阿德尔玛是人们垂死时抵达的城市,每个人都能在这里与故人重逢。这就标志着我也是死人。我又想:这也标志着彼世并不快乐。

城市与天空 之一

埃乌多西亚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有许多弯弯曲曲的小巷、台阶、死胡同、棚屋茅舍,城里保存着一块地毯,它能使你看到城市的真实形态。乍看上去,埃乌多西亚跟地毯上的图案毫不相像,整块地毯都是对称图形,图案沿着直线和周边重复着,间杂着色彩鲜艳的螺旋纹饰。可是,假如你认真观察,就会认为地毯的每一处都与城里的某一处相符,而且整个城市都包容在地毯的图案中,甚至连比例顺序都完全正确,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分散了你的注意而看走了眼。埃乌多西亚的混乱,骡子的叫声、煤烟的污垢、海产的腥味,这是你所观察到的不完全的城市景色,而地毯则证明某一点能够展示城市的真正透视图,它的几何图形绝对不会疏漏任何一个微小细节。

在埃乌多西亚很容易迷路:但是,只要你专心审视地毯,你就

会看出你所寻找的街道就在一条深红或深蓝或紫红色的线上，它环绕着的那片紫才是你的目的地。埃乌多西亚的每个居民都拿地毯的固定不变的图形跟自己心目里城市的形象做对照，能在地毯的图案里找到解除自己忧愁苦闷的答案，找到自己人生的故事和命运的转折。

就地毯与城市这两件差异悬殊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人请教过先知。先知回答说，其中之一是上帝赐予的星空和行星运转的轨道的形状；另一个则如同所有人工制造的东西一样，是前者的近似的影像。

有相当一段时间，占卜者都确信地毯上的图案是神灵所为，从这个意义上注释了先知的断言，从来没有任何争议。但是，用同样的方式，你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宇宙的真正地图就是埃乌多西亚城，一片不成形状的污斑，其中有曲折蜿蜒的街道，有灰尘中乱成一堆的破房子，有火灾，还有黑暗中的尖叫声。



"……如此看来,你这可真是记忆中的旅行!"一直认真聆听的可汗,每当听到马可发出忧伤的叹息,就在吊床里直起身子,喊道:"你跑了那么远的路,只是为了摆脱怀旧的重负!"或者:"你远征归来,舱里满载的是悔恨!"或者不无讥讽地补充:"说实话,对一个威尼斯王国的商人来说,这真是很不划算的交易!"

这就是忽必烈汗关于过去与未来的一切提问的最终目的。他做这种猫捉老鼠游戏已经整整一个小时,现在终于把马可逼到墙角,扑到他身上,一只膝盖抵着他的胸口,揪着他的胡须,逼问:"这就是我想从你口中得知的,坦白交代吧,你走私什么货色:心情、幸福,还是挽歌?"

这些言语和动作也许都是想象的,其实,两个人都静静的,一动不动,注视着烟斗冒出的烟缓缓上升。那小片云,有时被一阵风吹

散,有时一直悬浮在空中。答案就在那片云中。马可看着风吹云散,就想到那笼罩着高山大海的雾气,一旦消散,空气变得干爽,遥远的城市就会显现。他目光想要达到的地方,正是飘浮着的烟雾屏障以外的地方:事物的形态在远处才分辨得更清楚。

或许,刚刚离开唇边的烟雾,浓浓的、缓缓的,还悬浮着,给人以另外一种景象:都市上空那吹不散的浊烟,压着柏油路面的瘴气。记忆既不是短暂易散的云雾,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烧焦的生灵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混合而成的果酱,把运动中的存在给钙化封存起来:这才是你在旅行终点的发现。

七





忽必烈: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会有时间来走访你向我讲述的那么多城市。我觉得你从未离开过这座花园。

波罗:我所见到的和做过的每件事物,都是在头脑的空间里具有意义的,那个空间跟这里一样宁静,有同样的半明半暗的光线,同样的树叶沙沙的恬静。当我凝神思索时,即使我在一刻不停地逆着满布鳄鱼的绿色河流航行,或者在清点装进船舱的腌鱼桶数,我仍然觉得自己就在这座花园,在这黄昏中,面对着你的威严。

忽必烈: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花园里斑岩喷泉之间散步,听着泉水飞溅的声音,还是浑身染着血汗,骑在马上率领大军正夺取你所描述的那些国家,或者正挥刀砍向包围着城市并爬上城墙的敌人。

波罗:也许这座花园就在我们垂下眼睑后的阴影中,我们始终

忙碌着:你在战场上扬起尘土,我在远方集市上为胡椒的买卖讨价还价,即便在拥挤喧闹之中,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抽身回到这里,穿上绸缎的袍子,思考我们的见闻与生活,引出结论,从远处来凝神静想。

忽必烈:我们这段对话,也说不定是绰号叫忽必烈可汗和马可·波罗的两个叫花子之间的对话;他们正在翻腾一个垃圾口袋,把生锈的废铁、布头、废纸堆在一起,喝上几口低劣的葡萄酒,在几分醉意之中把自己周围闪闪发光的东西看成东方宝库。

波罗:也许,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还有可汗的空中花园。是我们的眼睑把它们分开,但我们并不清楚究竟哪个在外面,哪个在里面。

城市与眼睛 之五

你涉水渡河,穿越关口后,眼前忽然闪现的就是莫里亚纳,它的雪花石城门在阳光照耀下是透明的,珊瑚柱子支撑着镶了蛇纹石的三角门饰,别墅都是玻璃制造的,像水族馆一样,水母形的吊灯下,披着银色鳞装的舞女在灯影下游弋。若不是第一次出门远行,你一定知道,这样的城市肯定会有她的反面对应:只要绕半个圈子,你就会看到莫里亚纳掩饰着的另一副面孔,一大片生锈的铁板,麻袋片,楔着钉子的木板,沾满煤灰的管子,成堆的废铁罐,挂着退色的招牌的墙壁,藤条破损了的椅子框架,只适于把自己吊在腐朽的屋梁上的绳子。

从这面到那面,城市的各种形象在不断翻番,但是却没有厚度,只有正反两面:就像一张两面都有画的纸,两幅画既不能分开,也不能对看。

城市与名字 之四

克拉莉切,光荣的城市,有着一部痛苦的历史。它不止一次地衰落又复兴,但始终以最初的克拉莉切为无与伦比的辉煌的楷模,拿今日的城市与之相比,总少不了在星光暗淡时引发叹息。在几个世纪的衰败过程中,几度瘟疫闹得城空人尽,梁柱檐篷坍塌了,地势变化了,昔日的巍峨不见了,人们心灰意懒,人去街空;然后,躲过灾难洗劫的幸存者又逐渐走出地窖和洞穴,不仅像耗子似的急于搜索和啃咬,而且像鸟雀一样抓紧收拾和补缀。他们抓住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拿到别的地方另派用场:织锦窗帘变成了床单,大理石尸骨坛成了种紫苏的盆子,闺房的铁窗花拆下来当了烤猫肉的架子,精美镶嵌的木料拿来烧火。把旧日克拉莉切没有用处的那些零杂物安置在一起,形成劫后余生的新克拉莉切,有茅舍、阴沟

和鸽子笼。然而,克拉莉切往日的辉煌几乎还都全部保存着,全都在那里,虽然排列顺序有所变化,却仍像从前一样符合居民的需要。

贫困过去后,就是快乐的时代:克拉莉切从褴褛的蛹变成了华丽的蝴蝶;新的富足,使城市到处充满新的建筑材料;新的移民从外地纷纷涌入;一切的一切都与昔日的克拉莉切大不相同;新城越是在克拉莉切旧城的地址和名称上兴旺发达,就越发现自己在远离她,而且比老鼠和霉菌更迅速地摧毁她。人们虽然为新城的富丽感到骄傲,但内心深处却觉得自己成了不相称的外人,成了篡位者。

于是,当初被另派用场而得以幸存的最初辉煌时代的碎片如今又被重新安置:罩在玻璃罩下,锁在橱窗里,放在丝绒垫上。这倒不是因为它们不再有什么用处,而是人们要凭借它们重现那座已经无人了解的城市。

克拉莉切又经历了几番衰败,几番复兴。人口和风俗也多次改变;只有名字、地方和那些打不破的东西保留了下来。每次新兴的克拉莉切都像有生命的肌体一样,有自己的气味和呼吸,把死去的克拉莉切的那些碎片当做至宝向人炫耀。谁都不晓得那些古希腊式柱头何时装饰过哪些柱子:人们只知道有一个柱头在一个养鸡场里支撑母鸡生蛋的篮子,过了不知多久才和其他展品一起搬到柱头博物馆里。一般人都相信曾经有第一座克拉莉切城,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柱头可能先在鸡舍后在庙宇里用过;大理石罐

可能先种紫苏后来才装了尸骨。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一定数量的物体在一定空间移动,有时被一些新物体遮盖,有时被消耗而得不到替换;规律是每次都要混杂一气,然后再重新拼凑在一起。也许克拉莉切一直就是华而不实的混杂体,分类混乱不清,而且陈旧过时。

城市与死者 之三

没有任何城市能比埃乌萨皮娅更倾向于无忧无虑地享受人生。为了使由生到死的过渡不那么突然,这里的居民在地下建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城市。所有尸体都经过特殊脱水处理,只剩下一副骨架包着一张黄皮,被送到地下去继续生前的活动。至于活动内容,是死者生前最喜欢的开心时刻的活动:大多数人坐在饭桌旁,或者跳舞,或者吹奏小号。但是埃乌萨皮娅的生者从事的商业及各种职业,至少是他们最心满意足的工作,在地下也还继续经营着:钟表匠身边还是他店铺里那些停了摆的钟表,他正把干枯的耳朵凑到走了音的老摆钟跟前;理发匠握着干刷子,正往一位演员的颧骨上涂肥皂沫;而那位演员正睁着空洞的双眼读着剧本;一位面带笑容骨瘦如柴的女子,正在给一头小母牛的骨架子挤奶。

当然,很多活人都要求死后能够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这

座地下城市里挤满了狩猎狮子的猎人、次女高音歌手、银行家、小提琴师、公爵夫人、被情夫供养的女人、将军,其数目之多,是活人的城里所从未达到的。

有一个戴蒙面头罩的兄弟会,任务是护送死者到地下城市并给他们安排适当位置。除他们之外,谁也不能进入死人的埃乌萨皮娅,有关地下城市的一切消息都是从他们那里打听来的。

听说,死者当中也有兄弟会,而且也乐于帮助他人。戴蒙面头罩的兄弟去世后,会在另一个埃乌萨皮娅从事同样的工作。据说他们中间有人已经死了,但是在继续上上下下。在活人的埃乌萨皮娅,这个兄弟会是极有权威的。

据说,每次下到地下埃乌萨皮娅的时候,他们都能发现一些变化:死人们也在自己的城市进行改革,虽然不多,却是深思熟虑的,决非任性胡来。听人说,死人的埃乌萨皮娅能在一年之间变得让人认不出来。而活着的人,为了赶上潮流,兄弟会的人所说的一切,他们也要做一做。于是,地上的埃乌萨皮娅就模仿地下的姊妹城。

人们说,这不仅是现在才发生的事:事实上,是那些死人依照地下城市的样子建造了地上埃乌萨皮娅。还有人说,在这两座姊妹城里,没办法知道谁是死者,谁是生者。

城市与天空 之二

在贝尔萨贝阿,有一个信念世代相传:在城市上空另有一座贝尔萨贝阿,城里最高尚的美德与情感都在那里得到充分的释放,地上的贝尔萨贝阿若以天上的贝尔萨贝阿为楷模,二者就会浑然一体。按照传说,那是一座黄金之城,有白银的门锁和钻石的城门,一切都是雕镂镶嵌的,可谓以最精湛的技巧加工最贵重珍奇的材料而形成的一座宝城。贝尔萨贝阿的居民坚持忠于这个信念,处处为天上的城市增添光彩:他们积攒贵重金属和稀有宝石,不敢有瞬间的松懈享乐,始终保持得体端庄的仪态。

这些居民还相信,另有一座地下贝尔萨贝阿,那里包容了地上所有卑劣丑恶的事物,因而他们不断努力消除与地下相关和相似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地下的屋顶就像开口朝下的垃圾筒,干酪皮、油腻的纸团、洗碗的脏水、残羹剩菜、污垢的绷带,不断

纷纷自上而落。甚至是一种深色的能挤压延伸的脏东西,就像人类排出的粪便,从一个黑洞排向另一个黑洞,直到在最底层盘绕堆积起来,一层层堆成一座顶尖歪扭着的粪便城。

贝尔萨贝阿人的信念中有真实的一部分,也有错误的一部分。真实在于城市同时伴有天上地下两个投影;错误在于它们的实质。地下深处的贝尔萨贝阿是最有权威的建筑师设计的,用的是市场上最贵重的材料,每个机械装置、齿轮和钟表都运转良好,所有管道和连杆都装饰着皮穗、流苏和花边。

为了得到更高层次的完美,贝尔萨贝阿已经把不断充填自己空壳的狂热当做美德,却不知道要豪爽地舍弃,自我解脱,舒展放松一下。在贝尔萨贝阿的上空确实有一个天体,地上城市的所有东西都收拢在那个废物库里:飘扬着的马铃薯皮、破伞、旧袜子,闪光晃眼的玻璃碎渣、脱落的衣扣、糖果纸、废车票、修剪下来的指甲和老茧皮、鸡蛋壳。天上的城市就是这般模样,而它拖着的长长的彗星尾巴,则是吝啬贪婪的贝尔萨贝阿居民在唯一最不小气的自由快乐的时刻排泄出来的粪便。

连绵的城市 之一

莱奥尼亚每天都在更新自己:清晨,人们在新鲜的床单被单中醒来,用刚从包装盒里拿出的香皂洗脸,换上崭新的浴衣,从新型冰箱里拿出未开启的罐头,打开最新式样的收音机,听听最新的歌谣。

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昨天的莱奥尼亚的废弃物包在塑料袋子里,等待着垃圾车。除了挤过的牙膏皮、烧坏了的灯泡、报纸、容器、包装纸,还有热水器、百科全书、钢琴、瓷器餐具。莱奥尼亚的富足,与其以每日生产销售购买量来衡量,不如观察她每天为给新东西让位而丢弃的物资数量。你甚至会琢磨,莱奥尼亚人所真正热衷的究竟是享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还是排泄、丢弃和清除那些不断出现的污物。当然,清洁工们像天使一样宽容大度,他们的任务是将昨日的遗物搬走,充满敬意地、默默地、以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虔诚工作着,也许是因为人们一旦丢弃这些东西,就

不愿意再想它们。

至于清洁工每天把这些东西搬运到何处去,从未有人问过:肯定是运到城外。但是,城市在逐年扩大,清洁工就得越走越远;垃圾越堆越多,越堆越高,所占面积的半径也越来越大。另外,莱奥尼亚新材料的制造工艺越来越高,垃圾的质量也随之越来越高,经久耐腐,不发酵,不可燃。于是,莱奥尼亚周围的垃圾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像一座座山岭耸立在城市四周。

结果是:莱奥尼亚丢弃得越多,就积攒得越多;她过去的鳞片已经焊成一副无法脱卸的胸甲;城市一面在每日更新,另一面在把一切都保存于唯一一种形态中:昨日的废物堆积在前天以及更久远的过去的废物之上。

莱奥尼亚的垃圾也许将一点一点侵占整个世界,不过,这漫无边际的垃圾堆最外围的斜坡那面,也还有其他城市在排泄那些堆积如山的垃圾。也许,莱奥尼亚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已布满了垃圾的火山口,各自环绕着一座不断喷发垃圾的城市。这些彼此陌生并敌对的城市之间的边界,就是一座座污染的碉堡,各个城市的废物相互支撑,相互重叠,混杂在一起。

垃圾堆积得越高,倒塌的危险越大:只要一个罐头盒、一个废轮胎,或一只大肚酒瓶滚向莱奥尼亚,就会引起破鞋、陈年日历、枯花的大雪崩,整个城市就将被淹没在她始终力图摆脱的过去中,

与邻近城市的周边混合在一起,终于彻底干净了。一场大灾变,把肮脏的群山夷为平地,每日更换新衣的城市被抹掉了一切痕迹。而附近那些已经准备好压路机的城市,则等待着平整这块土地,拓展自己的领地,扩大疆域,让自己的清洁工走向更远的地方。

波罗：……也许这座花园的平台只能面对我们心中的湖泊……

忽必烈：……无论作为军人和商人的艰苦使命把我们带到多么遥远的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心里这片宁静的阴凉,这段断断续续的对话,这个永远不变的夜晚。

波罗：除非我们做相反的假设:那些在战场和港口奔忙的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封闭在这竹篱笆墙内,一直在静止不动地想着他们。

忽必烈：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辛苦、呐喊、伤疤、恶臭,只有这株杜鹃花。

波罗：搬运工、石匠、清洁工、拔鸡毛的厨师、俯身在石头上的洗衣女、一边给婴儿喂奶一边烧饭的母亲,他们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我们在想着他们。

忽必烈：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

波罗：那么他们就不存在。

忽必烈：我觉得，这个猜测不适合我们。没有了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在这吊床里荡来荡去。

波罗：那么，这个假设应该排除。因此，另一种假设该是真的了：是他们存在，而我们不存在。

忽必烈：我们已经证明了，如果我们过去在这里，我们将来就不会在这里。

波罗：而事实上我们就在这里。



八





可汗王位脚下伸展着一条铺着瓷砖的通道。马可·波罗,这位不说话的报告者,在上面摆了从帝国边境旅行带回来的各种样品:头盔、贝壳、椰子、扇子。他按照一定次序,把这些东西放在黑白两色的方砖上,慢慢将它们移动,试图让它们在君主眼中代表自己旅行中的经历变化,帝国的状况和遥远的州府特征。

忽必烈是一名下棋的好手,他观察着马可的动作,注意着某些棋子接近其他棋子或阻止其他棋子的靠近,某些棋子沿着一定路线运行。忽略了棋子的不同形状,就能领会在一个格子上的棋子对于其他棋子的作用与地位。他想:“假如每个城市就是一局棋,我掌握各种规则的那天,就是我终于掌握整个帝国之日,即使我还没能认识它所包含的所有城市。”

其实,马可·波罗根本不用靠那些小物件表达他的意思:只需

要一个棋盘和它原来的那副棋子。每个棋子都可以分别赋予适当的含义:马代表一匹真马或一辆车,一支行进中的部队,或者一座骑士雕像。女王可以代表在凉台上张望的女人,也可以是一个喷泉、一座尖顶教堂,或者一棵榅桲树。

马可·波罗最近旅行归来,发现可汗已经坐在棋盘前等着他。君王做了一个手势,邀请他坐在自己对面,并用棋子描述所到过的城市。威尼斯人并不慌张。可汗巨大的棋子是磨光的象牙做的,棋盘上布满高大的车马,排列着两军的兵卒,马可像女王一样步伐庄重地走着直线或斜角线,创造着月下黑白双色的城市的透视空间。

忽必烈观赏着这实质性的景色,考虑着维系城市的无形的秩序,思量着它们形成、崛起、昌盛的规律,以及如何适应季节的转换,怎样从衰落到变成废墟。有时,他感到只差一丁点就能发现在千差万别不相协调的表面之下的一种和谐的机制,但是任何模式都无法与棋局相比拟。或许,与其煞费苦心地借助象牙棋子唤起注定要被遗忘的形象,不如索性依照规则下一盘棋,观察棋盘上的局势变化,看形式系统怎样将无数形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形式,再破坏掉它。

现在,忽必烈不必再差遣马可·波罗出使远方了:留着他下一盘接一盘的棋局。对帝国的了解就隐含在马的跨角移动、象的斜

线出击、国王与小卒步步为营的移动,以及每一棋局无法避免的局势变化之中。

可汗努力全心沉浸于棋局,但现在他却忘记了为什么下棋。每一局无论胜负都有一种结局,可是赢的或输的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风险是什么?终局擒王时,胜方拿掉了国王,棋盘上余下的就是黑白两色的方格子。通过把自己的胜利进行支解,使之还原为本质,忽必烈便得到了最极端的运算:帝国国库里的奇珍异宝不过是虚幻的表象,最终的胜利被化约为棋盘上的一块方格:虚无……



城市与名字 之五

如果你在点灯时分向高原边沿外探望,所见到的城市就是伊莱那,透过清澈的空气,它的玫瑰色的居住区在你脚下展开:这里窗户密密麻麻,那里小巷灯火稀疏,这里是花园的浓厚阴影,那里是塔楼上的信号火光;如果晚上有雾,朦胧的光线就像吸满奶汁的海绵在谷地里涨起。

高原上的旅人,赶羊的牧人,守着网子的捕鸟人,采药的隐士,所有人都向下张望,都谈论伊莱那。有时风儿吹来低音鼓和小号的乐声,节日焰火的响声;有时则是机关枪的连响和火药库的爆炸声,内战的火烧红了天空。居高俯瞰的人会揣测城里发生了什么,会琢磨当晚去伊莱那是否能快乐。他们并没有打算进城——通往山谷的路糟透了,但伊莱那吸引着上面人们的目光和心思。

这时,忽必烈期待着马可·波罗作为来自伊莱那城里的人讲

述这座城市。而马可无法做到:高原人称做伊莱那的城市,他无从知晓;再说,这也并不重要:当你从城里观看她,她就是另外一座城市。伊莱那是一座从远方看到的城市的名字,如果走近她,她就变了。

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每个城市都该有自己的名字;也许我已经用其他名字讲过伊莱那;也许我讲过的那些城市都只是伊莱那。

城市与死者 之四

阿尔嘉与其他城市不同之处在于她有的不是空气而是尘土。道路都满布着灰尘,房间里的泥土一直塞到屋顶,每座楼梯都另有一座反面楼梯,每个房顶都压着一层层岩石,好像多云的天空。居民是否能够在城里走动,是否得挤在虫蚁的地穴和树根伸展的间隙中,我们不得而知:潮气摧毁人体,使他们没有多少力气;最好还是躺在那里不动弹,反正是一片黑暗。

从上边看阿尔嘉,什么也看不见;有人说“她就在下面”,我们只能听信。地方是荒芜的。夜间,你将耳朵贴着地面听,有时就能听到砰然关门的声音。

城市与天空 之三

来泰克拉的旅人所看到的,除了木板围墙、帆布屏障,就是脚手架、钢筋骨架、绳子吊着的或架子撑着的木浮桥、梯子和桁架。你会问:“为什么泰克拉的建设会持续如此之久?”居民们会继续提着一个个水桶,垂下一条条水平锤坠线,上下挥动着长刷,回答说:“为了不让毁灭开始。”你若问他们是否害怕一旦拆除脚手架,城市就会倒塌,垮成碎块,他们会连忙低声说:“不只是城市呢!”

如果对这些回答还不满意,有人会透过木板围墙的缝隙窥视,看到起重机吊起其他起重机,支架支着其他支架,梁柱架着其他梁柱。他会问:“你们的建设有什么意义呢?一座建设中的城市的目的如果不是一座城市,那又是什么呢?你们执行的规划、蓝图又在哪里?”

“今天的工作一结束,我们就给你看,现在我们不能停手。”他

们回答。

日落时分,工作结束了。工地上笼罩着一片夜色。天空繁星点点。"喏,蓝图就是它。"他们说。

连绵的城市 之二

到达特鲁德时,若不是看见特大字母拼写的城市名字,我还以为是到了刚离开的飞机场呢。他们驱车送我经过的郊区跟其他地方的郊区别无二致,都是一些黄黄绿绿的小房子。循着同样的路标,穿过同样的广场,绕过同样的花坛。市中心的街道陈列着同样的商品、装潢和招牌。我是第一次到特鲁德,可是已经对将要下榻的宾馆很熟悉了;我已经听见和进行了跟买卖五金制品商人的对话;我已经度过同样的时日,透过同样的酒杯,看过同样的肚脐在来回摆动。

你为什么来特鲁德?我问自己。

我已经想启程离去。"你随时可以启程而去,"他们说,"不过,你会抵达另外一座特鲁德,绝对一模一样:世界被唯一的一个特鲁德覆盖着,她无始无终,只是飞机场的名字在更换而已。"

隐蔽的城市 之一

在欧林达,你若拿着放大镜仔细寻找,就能在什么地方看见针头大的一个点,稍加放大,就能看见里面的屋顶、天线、天窗、花园和水池,悬挂在街道上方的横幅,广场上的报亭,跑马赛马的场子。那一点不会停留在那里不变的,过上一年,它会变得有半个柠檬那么大,然后像一只牛肝菌那样大,然后像一只汤盘那样大。然后会成为自然大小的城市,封闭在原来的城市里面:一座新城市在原先的城里长大,再向外面扩展。

欧林达并非唯一像树木一年长一圈那样按同心圆发展的城市。可是其他城市旧城墙里面围着的是钟楼、尖塔、无楞瓦房顶和大圆顶,而新区则像一条解开的腰带,松松垮垮地绕在外层。欧林达则不然:旧城墙和旧市区一起扩展,按照比例横向扩大城区边界;城墙围着比较新的市区,而这些新的城区也在边缘成长,而且变

细了一些,以便给从里向外挤压过来的更新的城区让位，依此一环接一环，直达城市的核心：一座全新的欧林达。虽然缩小了尺寸,但保持了最初的和后来所有从中衍生出来的欧林达的特征与活力;在最中心的圈子里,虽然很难察觉,却已经萌发出下一个欧林达和今后将诞生成长起来的欧林达们。

……可汗努力全心沉浸于棋局:但现在他却忘记了为什么下棋。每一局无论胜负都有一种结局,可是赢的或输的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风险是什么?终局擒王时,胜方拿掉了国王,棋盘上余下的就是黑白两色的方格子,此外什么也没有。通过把自己的胜利进行支解,使之还原为本质,忽必烈便得到了最极端的运算:帝国国库里的奇珍异宝不过是虚幻的表象,最终的胜利被化约为棋盘上的一块方格。

于是,马可·波罗说:“陛下,你的棋盘是两种木头镶嵌的:乌木和枫木。你现在注视的方格子,是一个干旱年份里生长的树干上的一段:你看到它的纤维纹理了吗?这里是勉强可见的一个结节:早春萌生的树芽被夜间一场霜给打坏了。”直到那时候,可汗还不知道这位外国人竟能够如此流利地用他的语言表达思想,但是令他

惊奇的还不是语言的流利。“这是一个较深的孔。也许曾经是一个幼虫的洞穴,不过肯定不是蛀虫,因为蛀虫一生下来就不停地挖洞,这应该是一只毛毛虫,这家伙吃树叶,所以这棵树被砍了……这个边上木匠用半圆凿刻过,好让它跟邻近比较突出的木块更合拢……”

在一块光滑的空木头上能看出如此之多的事物,这使忽必烈大为震惊;波罗已经开始谈论乌木林、顺流而下的运木材的木排、码头和窗口的女人……

九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画了帝国和邻近王国的所有城市,以及它们的每一幢屋宇、每一条街道,还有城墙、河流、桥梁、港口与山崖。他知道,从马可·波罗的讲述中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些地方的报告,再说那也是他自己所熟悉的:比如中国的首府大都,三座四方城一座套着一座,每座城都有四座庙宇和四座城门,依照季节轮流打开;爪哇岛上发怒的犀牛如何用足以致人于死地的独角攻击,马阿巴尔沿岸的居民怎样下到海底采珍珠。

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后,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

“我讲啊讲,”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在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

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作家[1]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声音来自远处，而我自己是一个浮华且难以居留的现实的囚徒，所有人类共存的形态都已经到了周期的极端处，无法想象他们会取怎样的新的形态。我从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使城市得以存活的无形理由，也许通过这些理由，它们还会在死亡之后再复活。"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画了整个地球全图，每个大陆的分图，以及最遥远国度的边界，船只航海的路线，各大海洋的海岸线，最著名的都市和最富饶的港口的详图。他在马可眼前翻阅，以便考察他的见识。旅行家看到一座城市三面临海，坐落在狭长的海湾上，而且是一个死海，他认出来，那就是君士坦丁堡；他记得耶路撒冷在高低不一相互对峙的两座山间；他毫不迟疑地指出哪里是撒马尔罕和它的花园。

至于其他城市，他只能依靠口头转述的描绘，或凭借少得可怜的线索猜测：例如哈里发的彩虹色珍珠是格拉纳达，北方整齐的港

① 马可·波罗回国后，参加威尼斯同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同传奇小说作家鲁斯蒂凯罗（《马可·波罗游记》中作"鲁斯蒂科·达·比萨"）同囚一室。他口述自己的经历，鲁斯蒂凯罗笔录，乃成《马可·波罗游记》。

口是吕贝克,盛产黑色檀木和白色象牙的是廷巴克图,上百万居民每天带着长面包回家的是巴黎。地图上用彩色微缩画描绘的形式怪异的居住地,那里只有露出树尖的棕榈树,隐藏在沙漠褶皱里的一片绿洲,只能是内夫塔;城堡建在流沙上,牛群在海潮浸过的咸涩草场上放牧的地方,只会让人记起圣米歇尔山;不是楼阁建在城墙里面,而是城市建在楼阁里面的,只能是乌尔比诺。

地图册里还有一些城市,无论是马可还是地理学家都不知道是否存在,建在何处,但作为可能存在的城市的形式又必不可缺:库司科城辐射形式的多扇面布局反映出她完好的贸易秩序,青翠的墨西哥位于蒙特苏马宫俯视的湖畔,诺夫哥洛德到处是球根状圆顶,拉萨的白色屋顶耸立在云雾缭绕的世界屋脊之上。对于这类城市,马可都能叫出一个名字,其实是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并能指出一条去往那里的路线。谁都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名字就会有多少种变化;每个地方都是可以从另外的地方抵达的,可以取道不同的路线或航线,可以骑马、乘车、划船或飞行。

"我觉得你靠看地图比亲自前去更能了解城市。"皇帝一边合上地图册,一边对马可说着。

波罗则答道:"人在旅行时会发现城市差异正在消失,每座城市都与其他城市相像,她们彼此调换形态、秩序和距离,形态不定的尘埃入侵各个大陆。而你的地图却保存了她们的差异:她们千

差万别的风格组合,就像其名字的字母组合那样各不相同。”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图:那些在坚实的基础上筑造城墙的城市,那些城墙坍塌并且被黄沙吞噬掉的城市,那些现在只是野兔出没,但有朝一日将出现的城市。

马可·波罗一页页翻阅,认出了杰里科、吴尔、迦太基,指出了斯卡曼德罗河口,当年阿凯亚人在这里耐心等待了十年,直到尤利西斯制造的木马被拉进城门,围城的士兵才乘船返回。不过,说到特洛伊,人们赋予它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形态,并且预见到穆罕默德会长达数月地围城,还会像狡猾的尤利西斯一样,绕过佩拉和加拉塔,趁夜色把船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逆流拉到金角湾。这两座城市混合起来,形成了第三座城市,它可能是旧金山,它轻巧的长桥跨越金门湾,有轨电车从海湾一直穿过所有街道上行,经过三百年的围城,使黄色、黑色和红色人种与幸存的白色人种混合在一起,在一个比可汗的帝国更辽阔的国家里,建成一千年后的太平洋上的大都市。

地图册具有这样一种品质:它能披露尚未形成、尚无名称的城市的形态。这里有一座像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朝北的半圆形,一条条呈同心圆状分布的运河,吸引着一些王子、皇帝和豪门绅士;这里有一座城市,样子像约克,建于荒野高地,围有城墙,筑有许多

高塔;这里还有一座城市,样子像新阿姆斯特丹又名纽约(新约克),椭圆形岛屿位于两条河之间,密密麻麻挤满玻璃的和钢铁的高楼大厦,除百老汇以外,所有街道都像运河一样笔直。

形式的清单是永无穷尽的:只要每种形式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座城市,新的城市就会不断产生。一旦各种形式穷尽了它们的变化,城市的末日就开始了。地图册的最后几页撒满了一些无始无终的网络,像洛杉矶形状的城市,像京都和大阪形状的城市,不成形状的城市。



城市与死者 之五

每一座城市都像劳多米亚一样,旁边就有另外一座城市,两座城市的居民有着相同的名字:这是死者的劳多米亚,是墓地。不过,劳多米亚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是双胞胎,而且是三胞胎,即还有第三个劳多米亚,那是尚未诞生者的城市。

孪生城市的特点尽人皆知。生者的劳多米亚越是发展,死者的劳多米亚也越要扩展到墓地墙外的地方。死者的劳多米亚的道路宽度刚刚能够使工人推车通过,道路两旁都是没有窗户的建筑;街道的样式和房屋的顺序都仿照生者的劳多米亚,而每个家庭都越来越拥挤,密密麻麻地重叠着。遇上好天气的下午,生者去祭拜死者,在石头墓碑上见到自己的姓氏:和生者的城市一样,死者的城市也叙述着劳苦、愤怒、幻想和各种情欲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在这里,一切都变成必要的,不再受机缘左右,并分类装盒整齐排列好

了。为了感到踏实,生者的劳多米亚人需要到死者的劳多米亚来寻找对自己的解释,找到多少都无所谓:为什么会有一个以上的劳多米亚,为什么可以诞生的不同城市却未诞生,或者是一些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令人失望的理由。

劳多米亚人给那些尚未出世的人留下了同样面积的地方,这很对,当然这个空间与那个未来无限大的人口数目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既然是块空间,四周都是壁龛、凹陷和沟槽式建筑,而且未出生人的形状可以想象成任何大小,像老鼠、桑蚕、蚂蚁甚至蚁卵那么大,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想象他们究竟是直立着,还是蹲伏在墙壁的每一个突出的物体或托架上,在每一个柱头或柱脚上,排成行列或是散布各处,思考着未来的生活,那么在一块大理石的纹路上,你说不定能看到成百上千年后的劳多米亚,众多的居民身着前所未见的衣装,诸如紫茄色的粗毛布服装,包头巾上插着火鸡毛,你还能认出自己的后代,认出朋友和冤家、债主和债务人的后代,他们都仍在忙忙碌碌地交易、复仇、为爱情或利益而结缘订婚。劳多米亚的生者经常造访尚未出世者的家居:脚步在空荡荡的屋顶下发出回音,人们在沉默中提出问题,生者的问题都是关于自己的,而不是关于未来人的。有人关心自己能否流芳百世,有人希望后人忘掉自己的羞耻,所有人都想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他们越是睁大双眼,就越看不清那条延续的线索;劳多

米亚的后来者都是像尘埃一样的颗粒状的,超然于他们以前和以后的人们。

未出世者的劳多米亚并不像死者的劳多米亚那样,给活的劳多米亚城的居民们某种安全感,她给人的是恐慌感。造访者的思绪只能有两条路可循,却不知哪个蕴涵的苦恼更多:一是想到未出世者的数目要远远大于所有生者与死者之总和,那么石头上每一个小孔里都有看不见的人群拥挤在漏斗似的斜边上,就像在热门大赛时体育场的看台上一样;鉴于劳多米亚每一代人都在成倍增长,所以每一个"漏斗"都又开出众多的"漏斗",每个漏斗里有上百万人伸长脖子、张大嘴巴呼吸,否则就有窒息的危险。另一个想法是劳多米亚也会消失,不知什么时候,整个城市和她的居民会同归于尽;换言之,居民一代接一代,直至达到某一数目为止,那时,死者的劳多米亚和未出世者的劳多米亚就像一个不可倒置的沙漏的两个细颈瓶,每一个从生到死的过渡都是穿过细颈的一粒沙子,当劳多米亚的最后一个婴儿诞生时,最后一颗沙粒也将落下,而它现在还在沙堆的顶端,等待着。

城市与天空 之四

应邀而来的天文学家,为佩林奇亚的奠基观察星象,确定时间和地点,画出反映太阳的黄道带和天空旋转轴心的交叉线,按照十二宫,在图纸上划分区域,使每个区域和每座庙宇都能有福星照临;他们确定在城墙上开城门的位置,设计到每个门洞都能在今后一千年内框住一次月蚀景观。他们保证,佩林奇亚反映了上天的和谐,自然的理性和神灵的护佑一定能保护居民的命运。

严格遵照天文学家的精确计算,佩林奇亚建成了,形形色色的人前来落户定居;在佩林奇亚出生的第一代人在城墙内长大,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

在佩林奇亚的街巷和广场上,你会遇到瘸子、矮子、驼背、胖子和长胡子的女子。但是,最糟糕的是看不见的:地窖和阁楼传来粗哑的嚎叫声,那里藏着各家生出的三头六脚的畸形儿。

佩林奇业的天文学家面对着艰难的选择:要么承认他们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数字不能反映天象;要么说明天国的秩序就是这座魔鬼般的城市所反映的样子。

连绵的城市 之三

在我每年的旅行中,我都在普罗科比亚稍做逗留,在同一家旅店下榻,在同一间房间过夜。自从第一次开始,我每次都要掀开窗帘,凝望那里的风景:一道土坑、一座桥梁、一堵矮墙、一棵花楸树、一块玉米地、一丛缀着黑莓的刺藤、一个鸡舍、一座黄色的山包、一朵白云和一块不规则四边形的蓝天。我确信,第一次没有见到任何人;一年后,我才在树叶的晃动中看见一张扁圆的脸在啃玉米棒子。又过了一年,矮墙上骑坐着三个人,到我回程时,看到的已经是六个人,他们并排坐着,手放在膝盖上,盘子里有些花楸果。我每年一走进房间,就立即掀开窗帘,数着又多了几张面孔:十六个,包括土坑里的那些人;二十九个,其中八个人爬在花楸树上;不算鸡舍里那些,四十七个。他们面貌相像,似乎都是彬彬有礼的,脸颊上都有雀斑,微笑着,个别人嘴角还沾着黑莓汁。很快,我看到

桥上挤满了圆脸的人,因为没有活动的空间,他们都蜷缩着;他们啃着玉米棒子,然后啃玉米芯。

于是,年复一年,我亲眼看着土坑、树木不见了,只有一排排嚼着树叶的圆脸挡住全部的视线。你无法想象,那一小块玉米地的空间能容纳多少人,尤其是抱膝坐着的人。其数量肯定比表面看到的更多:我看到山包上的人口越来越稠密;自从桥上的人养成相互骑跨在肩膀上的习惯后,我就再也看不见桥那边了。

今年,我终于又掀开窗帘,整个窗口框住的只有一张张面孔:从这个角到那个角,上下左右,远远近近,在众多扒着前面的人肩膀的手之间,到处都是静静的平平的圆脸,带着一丝微笑。就连天空都消失了。我索性离开了窗户。

现在我要活动也不容易了。我的房间里有二十六个人:我要挪动双脚,就得打扰地上蹲着的人。我在坐在五斗柜上的人的膝盖和轮流靠在床上的人的肘臂之间挤过:幸好大家都是很有礼貌的人。

隐蔽的城市 之二

在莱萨，生活并不幸福。在街上行走的人都边走边搓手，骂着正在啼哭的孩子，靠着河边护栏，双拳抵着太阳穴，早上从一场噩梦中醒来，而下一场噩梦会接踵而至。在柜台之间，你的手指随时会被锤子打中，或者被针扎中，或者你得面对商家和银行账簿上那一行行错得一塌糊涂的数字，或者面对下等酒馆柜台上的一溜空杯，庆幸那些低垂着的面孔使你免遭冷眼的困境。在房屋里的情况更糟，不必进门就能得知：夏天的窗户被吵架和打破杯盘的声音震得乱响。

不过，在莱萨，每时每刻都会有一个孩子从窗口朝着一条跳上棚顶去叼一块玉米饼的狗发笑；那块饼是脚手架上的瓦匠掉下来的，他当时正向下面的女招待高喊："我的小宝贝，让我尝尝吧！"女招待端着一盘西红柿肉酱面满心欢喜地送给一位伞匠；伞匠正在

庆贺交易成功,那把白色花边的阳伞被一位贵夫人买去到赛马场上炫耀;贵夫人爱着一位青年军官,马背上的军官在跳跃最后一道障碍时朝她微笑,他很幸福,可他的马更幸福,因为在跳栏时看到空中有一只鹧鸪在飞;鸟儿刚刚被一位画家从笼子里释放出来,快乐的画家完成了一本书上的插图,描绘出鸟儿的每根红黄斑点的羽毛;在那本书上哲学家说道:"即使在悲伤的莱萨城,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起来,瞬间后又松开,然后又将两个移动着的点拉紧,迅速勾画出新的图案,这样,这座不幸的城市每时每刻都包含着一座快乐的城市,而她自己却并未觉察到自身的存在。"

城市与天空 之五

安德里亚的建筑技巧绝妙之至,每一条街道都遵循一颗行星的运行轨道,建筑物和公共场所的设计也遵循星座和最明亮的星星的位置安排:心宿二、壁宿二、五车二、造父变星。城市的日程也被安排得使工作、事务和典礼符合那个日期的天象:因此地球的白昼与天空的黑夜相互对应。

尽管城市的生活受制于周密的规章管理,像天体运行一样平静,它仍然要求这种现象的必然性, 以摆脱人类意志的控制。对于安德里亚居民,若要称颂他们的勤奋和安详的精神,我就不能不说:“我颇为理解你们自认为是恒久不变的天空的一部分,是精密时钟里的一枚齿轮,因而极力避免对你们的城市和习俗作任何改变。安德里亚是我所了解的唯一一座宜于在时间中保持不变的城市。”

他们目瞪口呆:“为什么?谁说过这种话?”他们带我去看竹林

上方新近开放的一条悬空街道,一家在城市养狗场旧址上正在兴建的皮影戏院,那家养狗场已经迁移到原先的老检疫所里,自从最后一批疫症患者痊愈,检疫所就关门了,他们还带我去看刚刚建成的一个河运港口,一座塔莱斯[1]雕像和一个滑雪场。

“这些新建设是否打乱了你们城市的星象节律?”我问。

“我们的城市与天空完全相符合,”他们回答说,“城里的每一变化也与星辰的某一变化相吻合。”每当安德里亚发生什么变化,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就能搜索到一颗新星的爆炸,或者发现远方苍穹一点橙黄转为黄色,一片星云扩大,或者银河一角变成弧形。每一变化暗含着一系列的变化,安德里亚和星辰一样,城市与星空永远不会一成不变。

关于安德里亚居民的性格,有两种美德值得一提:自信与谨慎。他们坚信,城市的任何改革都会影响天象,在做出每一变革决策之前,都要对给自己、城市和整个世界带来什么风险与利益做一番认真的权衡。

---

① 塔莱斯(约公元前624—约前546年),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连绵的城市 之四

你抱怨我没有说明两座城市之间相距的空间,就直接把你带进一座城市,也许她们之间隔着大海、黑麦田、落叶松林或者沼泽。那么我来用一个故事回答你。

在名城切奇利雅的街上,我遇到一位牧羊人赶着戴铜铃的羊群沿街边行走。

"上帝赐福的人啊,"他停下来跟我打招呼,"你能告诉我,我们所在的是什么城市吗?"

"愿神灵与你同在,"我回答说,"你怎么会不认识这大名鼎鼎的切奇利雅呢?"

"请别见怪,"他说,"我是个流浪牧人,我和羊群有时也穿过城市,但是分不清它们。若问我牧场的名字,我能一一道出:岩下、青坡、绿草。对我而言,城市没有名字:它们是没有树叶的地方,把一

片牧场与另一片牧场隔开,羊儿到了城里就吓得乱跑散群。我和牧羊犬还得奔跑着把它们赶到一起。”

“和你相反,”我说,“我只了解城市,分不清城外的一切。在无人居住的地方,每块石头和每棵草都跟其他的石头和草一样。”

又过去了很多年,我又了解了不少城市,走过几个大陆。有一天,我在一排排相同的房子之间行走迷失了方向。我问一个过路人:“愿神灵保佑你。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切奇利雅,真不幸!”他说,“我和羊群已经在这里走了很久,可还没有找到出路……”

虽然胡须变白了,我依然认出了他,他就是多年前我遇到的那位牧羊人。跟着他的还有几只长着疥疮的羊,几乎没有了臭味,因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它们低头啃着垃圾筒里的废纸。

“不可能!”我叫了起来,“我也进了一座城,在里面街道上越走越深,一直走了很久。但是,这是另外一座城市,距离切奇利雅很远,而且我还不曾出城,怎么会来到你所说的地方呢?”

“各地都混合起来了,”牧羊人说,“到处都是切奇利雅,这里曾经是鼠尾草场,我的羊认出了交通安全岛那边的草。”

隐蔽的城市 之三

有人向一位占卜女人问马洛奇亚的命运,她说:“我看见两座城市:一座是老鼠的,另一座是燕子的。”

神谕的解释是:在今天的马洛奇亚,人们在铅灰色街巷里像老鼠一样东奔西窜,相互争抢着最强悍的同类牙缝里偶然漏下的食物残渣;但是,一个新的纪元就要开始,那时候,马洛奇亚的所有人都会像飞翔在夏空中的燕子,彼此像在游戏中互相呼唤着,炫耀着自己用静止的翅膀飞行的本领,在急速下滑中消灭空中的蚊虫。

“现在是结束老鼠时代的时候了,燕子世纪即将开始。”坚信者如是说。事实上,在老鼠般短浅凶狠的目光斜视下,在一些不起眼的人中间,已经蕴涵着燕子般的腾飞心理,瞄准透明的天空,准备一抖尾巴就冲上去,用翅膀尖划出一道新世界的弧线。

过了若干年,我又回到马洛奇亚;人们认为占卜女人的预言已

经应验多时:旧时代已经被埋葬,新纪元正在鼎盛期。城市确实变了,也许变得更好了。但是我所见到的翅膀却只是那些互不信任的雨伞,伞下那些沉重的眼皮低垂着;相信自己能飞的人有之,但其实只不过是扇动着蝙蝠式的外衣,刚刚离开地面而已。

有时候,你沿着马洛奇亚坚固的城墙走着,在最预想不到的时候能看见眼前的厚墙出现一道缝隙,里面显现出一座不同的城市,瞬间之后,它就消失了。也许关键在于知道按照什么顺序和节奏,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或者只要有某人的一个目光、回话或姿态,就足够了;只要有人仅仅为快乐而做什么事情,而他的快乐能够变成他人的快乐,就足够了:那时,所有的空间、高度和距离都变了,城市也变了,变成水晶的,像蜻蜓般透明。但是,这一切必须是偶然发生的,不能看得太重,不能想着正在完成什么决定性动作,要意识到旧的马洛奇亚随时可能回来,把石屋顶、蜘蛛网和发霉的东西统统重新压在人们的头上。

占卜女人错了吗?未必。我对她的解释是:马洛奇亚是两座城市,老鼠的和燕子的;二者都随着时间在变化,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变:后者正待摆脱前者。

连绵的城市 之五

要跟你讲潘特熙莱雅,就得从描述城市的入口开始。你一定会想象,在尘土飞扬的平原上会看见远处一堵城墙拔地而起,你一步步走近城门,守在门边的收税官已经在斜眼观察你的行囊。在你走进城门之前,你还是在城外;穿过拱形门洞,你便发觉自己已经在城里了。城墙的厚度包围着你,城墙的石头上有刻痕,只要你跟踪它那粗糙的线条,就能看出某种图形来。

你若如此以为,就错了。潘特熙莱雅与众不同。你走了好几个小时,却弄不清你究竟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就像一个几乎没有堤岸的湖泊,淹没在沼泽地里,潘特熙莱雅是一座像汤汁般稀释在平原上的城市。色调暗淡的建筑,背靠背站在荒芜的草原上,其间混杂着木板钉的围墙和铁皮小屋。在道路两边不时见到一丛丛高高低低的门面简单的建筑,就像一把缺齿的梳子,让人觉得再往

前就该是市中心了。可是你继续前进,看到的还是说不清的地方,然后是一片工场和仓库,一片墓地,有摩天轮的游艺场,屠宰场;你走过一条挤满小店铺的巷子,尽头是一片片不毛的荒野。

你遇见行人,可以向他们打听:"去潘特熙莱雅怎么走?"他们会做出一个动作,使你不明白究竟表示"就在那边",还是说"就在这里",或者是"在相反的方向"。

你会坚持问:"城市在哪里?"

"我们每天早上来这里工作,"有人会如此回答,而另有人会说:"我们每天回这里睡觉。"

"可是城市在哪里?"你还问。

"应该是在那里。"有人会说,抬手指着地平线上的一丛阴影,另有人会指着你身后的一些尖顶建筑。

"那么,是我走过了城市而毫无觉察?"

"不是,你再往前走走看。"

于是你继续走啊走啊,从一个郊区走到另一个郊区,终于到了该离开潘特熙莱雅的时刻。你又打听出城的路,你又走过零乱分散的一个个郊区,入夜了,窗口的灯光时而密集,时而稀疏。

这个四周裂着口子的口袋阵或褶皱区里,是否隐藏着一座能让人辨认并且让人记住的潘特熙莱雅,或者潘特熙莱雅是否仅仅是自己的郊区,她的中心分散在各个地方?你放弃了对她的理解。

你现在脑子里盘算着的问题更让人头疼:潘特熙莱雅的外面还有外面吗?或者无论你向外走多远,只能从一个过渡区走进另一个过渡区,却永远无法走出去?

隐蔽的城市 之四

特奥朵拉在数百年的外来侵略中备受折磨;刚赶走了一个敌人,另一个敌人就强大起来,威胁着劫后余生的百姓。天上的秃鹰飞走了,他们还要对付地上的群蛇;蜘蛛消灭了,苍蝇又黑压压地繁殖起来;战胜了白蚁之后,城市又落到木蛀虫手里。那些同城市不可调和的物种都应该被打败,被消灭。人们剥掉它们的鳞片与甲壳,拔掉它们的鞘翅和羽毛,让特奥朵拉成为只属于人类的城市,至今还保留着这一特征。

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都不能确定,是否能战胜最后一个与人类争夺城市主权的物种:老鼠。人类无法斩尽杀绝的一代代老鼠的幸存者,继续繁衍出更加强健的后代,它们不怕任何捕鼠器,不怕各种毒药,只需几个星期,就可以塞满特奥朵拉的地下阴沟。最终,借助一场极端的大屠杀, 人类凶残而多方面的才能战

胜了敌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生命力姿态。

城市,这座动物的大坟场,终于埋葬了最后一批带着跳蚤和细菌的老鼠腐尸。人类终于重新建立起被自己打乱的世界秩序:再也没有活着的物种能够对此提出疑问。为了让人们记住曾经有过的动物,特奥朵拉图书馆的书柜里收藏着布封和林内的著作。

于是,至少特奥朵拉的居民相信,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动物再度从沉睡中苏醒是实在遥远的假想。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销声匿迹,被驱逐出永不灭绝的物种体系之外的一些动物,又在保存古籍的地下书库里蠢蠢欲动:它们从柱头和水道上跳出来,钻到入睡者的床头。人面狮、狮身鹰、羊身蛇尾狮、龙、鹿羊、鸟身女妖、九头蛇、马身独角兽、以眼杀人的怪蛇重新在城市里称王称霸。

隐蔽的城市 之五

贝莱尼切是一座不公正的城市,它的绞肉机是用三条竖线花纹、圆柱顶板和排挡间饰来装饰的,负责擦拭的人仰起下巴,把头探出栏杆以外观赏门厅、台阶和前厅,就感觉自己像囚犯,并且身材矮小。可是我要给你讲的是隐蔽着的贝莱尼切,她是一座正义的城市,在店铺后面、楼梯阴面忙碌着,把钢丝、管子、滑轮、活塞和配重盘用相宜的材料连接起来,像一株攀缘植物缠绕在大齿轮之间;一旦它们卡住,哒哒的低声就会宣布一个新的精密机制将控制全城。我不想描述不公正的贝莱尼切人如何躺在温泉浴缸香喷喷的水里,花言巧语编造诡计,以主人的目光观看浴室里女奴圆润的肌肤;我想说,正义的人们随时都提防着佞人的监视和打手的围捕,他们凭借说话的方式,特别是引号与括号的发音,方可彼此相认;他们节俭单纯,排除一切复杂阴郁的情绪;他们的饮食俭朴而味

美，唤起人们对古老的黄金时代的思念：大米加芹菜的热汤，煮蚕豆，炸嫩菜瓜。

你可以从这些情况推论出未来的贝莱尼切的形象，它比任何现在的资料都更接近真实的贝莱尼切。你必须铭记我正要告诉你的这些话：公正之城的种子里埋藏着一颗毒种：认定自己公正并比那些自称公正的人更为公正的自信和骄傲。这颗毒种在怨恨、敌对和报复中萌芽，向不公正者报复的自然愿望，伴随着取而代之的渴望。于是，另一座不公正的城市，尽管与前者有所区别，正在渐渐钻出公正的贝莱尼切与不公正的贝莱尼切的双重叶鞘。

说了这些，我不希望你得到一个变形了的印象，我应该将你的注意力吸引到一种品质上，在这座不公的城市里，秘密的公正城市的种子在秘密发芽：即一种热爱公正的人可能的觉醒，就像一个激情冲动者打开窗户，虽然尚无规律，却能再构成一座比孕育不公之前更加公正的城市。但是，你若仔细审视这个公正的新胚胎，就会发现一个小点正在扩大，不断增长的倾向是采用不公的强制手段实施公正，这也许是一个庞大的都市的胚胎……

我的话会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贝莱尼切是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时间里的交替延续，既公正又不公正。可我想提醒你的是：贝莱尼切未来的所有城市此时此刻已经就存在着，有时是一个含着一个，贴得紧紧的，怎么也分不开。

可汗的地图册里还有那些在想象中已经神游,但是尚未发现或建设的城市的地图:新大西岛,乌托邦,太阳城,大洋城,塔墨埃,和谐城,新拉纳克,伊卡里亚。

忽必烈问马可:“你去过周围许多地方,见过很多标志,能不能告诉我,和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片乐土?”

“关于这些港口,我无法在图纸上绘出航行路线,也不能确定登陆日期。有时候,在一种不协调的景色中打开的一个小口,在浓雾中闪烁的一点光线,来往行进中相逢的两个路人的一段对话,都能成为出发点,一点一点拼凑出一座完美的城市,它们是用剩余的混合碎片、间歇隔开的瞬间和不知谁是接收者的信号建成的。如果我说,我要登程走访的城市在空间和时间上并不是连续的,时疏时密,你不能认为就可以停止对这座城市的寻找。也许就在我们

如此谈论的时候,它已经在你的帝国疆域内散乱地显露出来;你不妨追寻它,但是要用我告诉你的方法。"

可汗已经在翻阅地图册里那些在噩梦和咒语中吓人的城市地图:以诺,巴比伦,野胡,布图阿,美妙新世界。

他说:"如果最后的目的地只能是地狱城,那么一切都没有用,在那个城市的底下,我们将被海潮卷进越来越紧的旋涡。"

波罗说:"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ITALO CALVINO

看不见的城市

Le città invisibili



ISBN 7-5447-0060-7
I·46 定价:16.00 元